



唐 宋 傳 奇 集

魯 迅 校 錄

魯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典藏

魯迅三十一年集

限閱

19

唐宋傳奇集

一九二七年著



魯迅先生紀念圖書館編印



848.4
867
v.19

目錄

序例

卷一

古鏡記王度.....一五

補江總白猿傳缺名.....二四

離魂記陳玄祐.....二六

枕中記沈既濟.....三〇

任氏傳沈既濟.....三三

卷二



605434



編次鄭欽悅辨大同古銘論李吉甫……………四三

柳氏傳許堯佐……………四七

柳毅傳李朝威……………五〇

李章武傳李景亮……………六〇

霍小玉傳蕭昉……………六五

卷二

古嶽續經李公佐……………七五

南柯太守傳李公佐……………七七

廬江馮媪傳李公佐……………八五

謝小娥傳李公佐……………八七

李娃傳白行簡……………九一

三夢記白行簡……………一〇〇

長恨傳陳鴻……………一〇三

東城老父傳陳鴻……………一〇九

開元升平源吳兢……………一一四

卷四

鷺鷥傳元 積 一九

周秦行紀牛僧孺 二六

湘中怨辭沈亞之 三一

異夢錄沈亞之 三三

秦夢記沈亞之 三五

無雙傳薛 調 三八

上清傳柳 理 四四

楊娼傳房千里 四七

飛烟傳皇甫枚 四九

虬髯客傳杜光庭 五四

卷五

冥音錄缺 名 六一

東陽夜怪錄缺 名 六四

靈應傳缺 名 七四

卷六

隋遺錄卷上顏師古.....一八七

隋遺錄卷下顏師古.....一九一

隋煬帝海山記上缺 名.....一九五

隋煬帝海山記下缺 名.....二〇二

迷樓記缺 名.....二〇九

開河記缺 名.....二二四

卷七

綠珠傳樂 史.....二二七

楊太真外傳上樂 史.....二三二

楊太真外傳下樂 史.....二四一

卷八

流紅記張 寶.....二五三

趙飛燕別傳

秦

辭

二五七

譚意歌傳

秦

辭

二六三

王幼玉記

柳師尹

二七一

王榭傳

名

二七七

梅妃傳

名

二八二

李師師外傳

名

二八七

卷末

稗邊小綴

魯通

二九五



序例

東越胡應麟在明代，博涉四部，嘗云：『凡變異之談，盛于六朝，然多是傳錄舛訛，未必盡幻設語。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說以寄筆端。如毛穎南柯之類，尚可。若東陽夜怪稱成自虛，玄怪錄元無有，皆但可付之一笑，其文氣亦卑下亡足論。宋人所記，乃多有近實者，而文彩無足觀。』其言蓋幾是也。鑿于詩賦，旁求新塗，藻思橫流，小說斯燦。而後賢秉正，視同土沙，僅賴太平廣記等之所包容，得存什一。顧復緣賈人貿利，撮拾彫鑿，如說海，如古今逸史，如五朝小說，如龍威秘書，如唐人說薈，如藝苑摛華，爲欲總目爛然，見者眩惑，往往妄製篇目，改題撰人，晉唐稗傳，黥削幾盡。夫蟻子惜鼻，固猶香象，嫫母護面，詎遜毛嬙，則彼雖小說，夙稱卑卑不足廁九流之列者乎，而換頭削足，仍亦駭心之厄也。昔嘗病之，發意匡正。先

輯自漢至隋小說，爲鉤沈五部訖；漸復錄唐宋傳奇之作，將欲彙爲一編，較之通行本子，稍足憑信。而屢更顛沛，不遑理董，委諸行篋，分飽蟬蠹而已。今夏失業，幽居南中，偶見鄭振鐸君所編中國短篇小說集，埽蕩煙埃，斥僞返本，積年堙鬱，一旦霍然。惜夜怪錄尙題王洙，靈應傳未刪于述，蓋于故舊，猶存眷戀。繼復讀大興徐松登科記考，積微成昭，鉤稽淵密，而于李徵及第，乃引李景亮人虎傳作證。此明人妄署，非景亮文。彌歎雖短書俚說，一遭篡亂，固貽害于談文，亦飛災于考史也。頓憶舊稿，發篋諦觀，黯澹有加，淪敝則未。乃略依時代次第，循覽一周。諒哉，王度古鏡，猶有六朝志怪餘風，而大增華豔。千里楊倡，柳瑄上清，遂極庫弱，與詩運同。宋好勸懲，摭實而泥，飛動之致，眇不可期，傳奇命脈，至斯以絕。惟自大歷以至大中，作者雲蒸，鬱術文苑，沈既濟許堯佐擢秀于前，蔣防元稹振采于後，而李公佐白行簡陳鴻沈亞之之輩，則其卓異也。特夜怪一錄，顯託空無，逮今允成陳言，在唐實猶新意，胡君顧貶之至此，竊未能同耳。自審所錄，雖無祕文，而曩會用心，仍自珍惜。復念近數年中，能懇懇顧及唐宋傳奇者，當不多有。持此涓滴，注彼說淵，獻我同流，比之芹子，或亦將稍減其考索之勞，而得翫繹之樂耶。于是杜門攤書，重加勘定，匝月始就，凡八卷，可校印。結願知幸，方欽

已歛願舊鄉而不行弄飛光于有盡嗟夫，此亦豈所以善吾生，然而不得已也。猶有雜例，並綴左方：

一、本集所取資者，爲明刊本文苑英華；清黃晟刊本太平廣記，校以明許自昌刻本；涵芬樓影印宋本資治通鑑考異；董康刻士禮居本青瑣高議，校以明張夢錫刊本及舊鈔本；明翻宋本百川學海；明鈔本原本說郛；明顧元慶刊本文房小說；清胡珽排印本琳琅秘室叢書等。

一、本集所取，專在單篇。若一書中之一篇，則雖事極煊赫，或本書已亡，亦不收采。如袁郊甘澤謠之紅線，李復言續玄怪錄之杜子春，裴鉦傳奇之崑崙奴，聶隱娘等是也。皇甫枚飛煙傳，雖亦是三水小牘逸文，然太平廣記引則不云出于何書，似曾單行，故仍入錄。

一、本集所取，唐文從寬，宋製則頗加決擇。凡明清人所輯叢刊，有妄作者，輒加審正，黜其僞欺，非敢刊落，以求信也。日本有游仙窟，爲唐張文成作，本當置白猿傳之次，以章子塵君方圖版行，故不編入。

一、本集所取文章，有複見于不同之書，或不同之本，得以互校者，則互校之。字句有異，

惟從其是。亦不歷舉某字某本作某，以省紛煩。倘讀者更欲詳知，則卷末具記某篇出于何書何卷，自可覆檢原書，得其究竟。

一、向來涉獵雜書，遇有關於唐宋傳奇，足資參證者，時亦寫取，以備遺忘。比因奔馳，頗復散失。客中又不易得書，殊無可作。今但會集叢殘，稍益以近來所見，併爲一卷，綴之末簡，聊存舊聞。

一、唐人傳奇，大爲金元以來曲家所取資，耳目所及，亦舉一二。第于詞曲之事，素未用心，轉販故書，諒多譌略，精研博考，以俟專家。

一、本集篇卷無多，而成就頗亦匪易。先經許廣平君爲之選錄，最多者太平廣記中文。惟所據僅黃晟本，甚慮譌誤。去年由魏建功君校以北京大學圖書館所藏明長洲許自昌刊本，乃始釋然。逮今綴緝雜札，擬置卷末，而舊稿潦草，復多沮疑，蔣徑三君爲致書籍十餘種，俾得檢尋，遂以就緒。至陶元慶君所作書衣，則已貽我于年餘之前者矣。廣賴衆力，才成此編，謹藉空言，普銘高誼云爾。

中華民國十有六年九月十日，魯迅校畢題記。時大夜彌天，璧月澄照，饕蚊遙歎，余在廣州。

唐宋傳奇集卷一

古鏡記

王 度 撰

隋汾陰侯生，天下奇士也。王度常以師禮事之。臨終，贈度以古鏡，曰：『持此，則百邪遠人。』度受而寶之。鏡橫徑八寸，鼻作麒麟蹲伏之象。遶鼻列四方，龜龍鳳虎，依方陳布。四方外又設八卦，卦外置十二辰位，而具畜焉。辰畜之外，又置二十四字，周遶輪廓，文體似隸，點畫無缺，而非字書所有也。侯生云：『二十四氣之象形。』承日照之，則背上文畫，墨入影內，纖毫無失。舉而扣之，清音徐引，竟日方絕。嗟乎，此則非凡鏡之所同也。宜其見賞高賢，自稱靈物。侯生常云：『昔者吾聞黃帝鑄十五鏡，其第一橫徑一尺五寸，法滿月之數也。以其相差各校一寸，此第八鏡也。』雖歲祀攸遠，圖書寂寞，而高人所述，不可誣矣。昔楊氏納環，累代延慶；張公喪劍，其身亦終。今度遭世擾攘，居常鬱快，王室如燬，生涯何地，寶鏡復去，哀哉！

今具其異跡，列之於後，數千載之下，倘有得者，知其所由耳。大業七年五月，度自御史罷歸河東，適遇侯生卒，而得此鏡。至其年六月，度歸長安，至長樂坡，宿於主人程雄家。雄新受寄一婢，頗甚端麗，名曰鸚鵡。度既稅駕，將整冠履，引鏡自照。鸚鵡遙見，即便叩首流血，云：「不敢住。」度因召主人問其故。雄云：「兩月前，有一客攜此婢從東來。時婢病甚，客便寄留，云：『還日當取。』比不復來，不知其婢之由也。」度疑精魅，引鏡逼之。便云：「乞命，即變形。」度即掩鏡，曰：「汝先自斃，然後變形，當捨汝命。」婢再拜自陳云：「某是華山府君廟前長松下千歲老狸，大行變惑，罪合至死。遂爲府君捕逐，逃於河渭之間，爲下邳陳思恭義女，蒙養甚厚。嫁鸚鵡與同鄉人柴華。鸚鵡與華意不相愜，逃而東，出韓城縣，爲行人李无傲所執。无傲，麤暴丈夫也，遂將鸚鵡遊行數歲，昨隨至此，忽爾見留。不意遭逢天鏡，隱形無路。」度又謂曰：「汝本老狐，變形爲人，豈不害人也？」婢曰：「變形事人，非有害也。但逃匿幻惑，神道所惡，自當至死耳。」度又謂曰：「欲捨汝，可乎？」鸚鵡曰：「辱公厚賜，豈敢忘德。然天鏡一照，不可逃形。但久爲人形，羞復故體。願緘於匣，許盡醉而終。」度又謂曰：「緘鏡於匣，汝不逃乎？」鸚鵡笑曰：「公適有美言，尙許相捨。緘鏡而走，豈不終恩？但天鏡一臨，竄跡無路，

惟希數刻之命，以盡一生之歡耳。度登時爲匣鏡，又爲致酒，悉召雄家鄰里，與宴諠。婢頃大醉，奮衣起舞而歌曰：『寶鏡寶鏡！哀哉予命！自我離形，于今幾姓？生雖可樂，死必不傷。何爲眷戀，守此一方！』歌訖，再拜，化爲老狸而死。一座驚歎。大業八年四月一日，太陽虧。度時在臺直，晝臥廳閣，覺日漸昏。諸吏告度以日蝕甚。整衣時，引鏡出，自覺鏡亦昏昧，無復光色。度以寶鏡之作，合於陰陽光景之妙。不然，豈合以太陽失曜而寶鏡亦無光乎？歎怪未已，俄而光彩出，日亦漸明。比及日復，鏡亦精朗如故。自此之後，每日月薄蝕，鏡亦昏昧。其年八月十五日，友人薛俠者，獲一銅劍，長四尺。劍連於靶，靶盤龍鳳之狀，左文如火焰，右文如水波，光彩灼爍，非常物也。俠持過度，曰：『此劍俠常試之，每月十五日，天地清明，置之暗室，自然有光，傍照數丈。俠持之有日月矣。明公好奇愛古，如飢如渴，願與君今夕一試。』度喜甚。其夜，果遇天地清霽。密閉一室，無復脫隙，與俠同宿。度亦出寶鏡，置于座側。俄而鏡上吐光，明照一室，相視如晝。劍橫其側，無復光彩。俠大驚，曰：『請內鏡於匣。』度從其言，然後劍乃吐光，不過一二尺耳。俠撫劍歎曰：『天下神物，亦有相伏之理也。』是後每至月望，則出鏡於暗室，光嘗照數丈。若月影入室，則無光也。豈太陽太陰之耀，不可敵也乎？其年冬，兼著作郎，

奉詔撰國史，欲爲蘇綽立傳。度家有奴曰豹生，年七十矣。本蘇氏部曲，頗涉史傳，略解屬文，見度傳草，因悲不自勝。度問其故，謂度曰：「豹生常受蘇公厚遇，今見蘇公言驗，是以悲耳。郎君所有寶鏡，是蘇公友人河南苗季子所遺蘇公者。蘇公愛之甚。蘇公臨亡之歲，戚戚不樂，常召苗生謂曰：『自度死日不久，不知此鏡當入誰手？今欲以著筮一卦，先生幸觀之也。』便顧豹生取筮，蘇公自揲布卦。卦訖，蘇公曰：『我死十餘年，我家當失此鏡，不知所在。然天地神物，動靜有徵。今河汾之間，往往有寶氣，與卦兆相合，鏡其往彼乎？』季子曰：『亦爲人所得乎？』蘇公又詳其卦，云：『先入侯家，復歸王氏。過此以往，莫知所之也。』豹生言訖，涕泣。度問蘇氏，果云舊有此鏡，蘇公薨後，亦失所在，如豹生之言。故度爲蘇公傳，亦具言其事於末篇，論蘇公著筮絕倫，默而獨用，謂此也。大業九年正月朔旦，有一胡僧，行乞而至度家。弟勸出見之。覺其神彩不俗，更邀入室，而爲具食，坐語良久。胡僧謂勸曰：『檀越家似有絕世寶鏡也。可得見耶？』勸曰：『法師何以得知之？』僧曰：『貧道受明錄秘術，頗識寶氣。檀越宅上每日常有碧光連日，絳氣屬月，此寶鏡氣也。貧道見之兩年矣。今擇良日，故欲一觀。』勸出之。僧跪捧欣躍，又謂勸曰：『此鏡有數種靈相，皆當未見。但以金膏塗之，珠粉拭

之舉以照日，必影徹牆壁。』僧又歎息曰：『更作法試，應照見腑臟。所恨卒無藥耳。但以金烟薰之，玉水洗之，復以金膏珠粉如法拭之，藏之泥中，亦不晦矣。』遂留金烟玉水等法，行之無不獲驗。而胡僧遂不復見。其年秋，度出兼芮城令。令廳前有一棗樹，圍可數丈，不知幾百年矣。前後令至，皆祠謁此樹，否則殃禍立及也。度以爲妖由人興，淫祀宜絕。縣吏皆叩頭請度。度不得已，爲之以祀。然陰念此樹當有精魅所託，人不能除，養成其勢。乃密懸此鏡於樹之間。其夜二鼓許，聞其廳前磊落有聲，若雷霆者。遂起視之，則風雨晦暝，纏繞此樹，電光晃耀，忽上忽下。至明，有一大蛇，紫鱗赤尾，綠頭白角，額上有王字，身被數創，死於樹。度使下收鏡。命吏出蛇，焚於縣門外。仍掘樹，樹心有一穴，於地漸大，有巨蛇蟠泊之跡。旣而坎之，妖怪遂絕。其年冬，度以御史帶芮城令，持節河北道，開倉糧賑給陝東。時天下大飢，百姓疾病，蒲陝之間，癘疫尤甚。有河北人張龍駒，爲度下小吏，其家良賤數十口，一時遇疾。度憫之，齋此入其家，使龍駒持鏡夜照。諸病者見鏡，皆驚起，云：『見龍駒持一月來相照。光陰所及，如冰著體，冷徹腑臟。』卽時熱定，至晚並愈。以爲無害於鏡，而所濟於衆，令密持此鏡，遍巡百姓。其夜，鏡於匣中冷然自鳴，聲甚徹遠，良久乃止。度心獨怪。明早，龍駒來謂度曰：『龍駒昨

忽夢一人，龍頭蛇身，朱冠紫服，謂龍駒：我卽鏡精也，名曰紫珍。常有德於君家，故來相託。爲我謝王公，百姓有罪，天與之疾，奈何使我反天救物！且病至後月，當漸愈，無爲我苦。」度感其靈怪，因此誌之。至後月，病果漸愈，如其言也。大業十年，度弟勸自六合丞棄官歸，又將遍遊山水，以爲長往之策。度止之曰：「今天下向亂，盜賊充斥，欲安之乎？且吾與汝同氣，未嘗遠別。此行也，似將高蹈。昔尙子平遊五嶽，不知所之。汝若追踵前賢，吾所不堪也。」便涕泣對勸。勸曰：「意已決矣，必不可留。兄今之達人，當無所不體。孔子曰：『匹夫不奪其志矣。』」人生百年，忽同過隙，得情則樂，失志則悲，安遂其欲，聖人之義也。」度不得已，與之決別。勸曰：「此別也，亦有所求。兄所寶鏡，非塵俗物也。勸將抗志雲路，棲蹤烟霞，欲兄以此爲贈。」度曰：「吾何惜於汝也。」卽以與之。勸得鏡，遂行，不言所適。至大業十三年夏六月，始歸長安，以鏡歸。謂度曰：「此鏡真寶物也！辭兄之後，先遊嵩山少室，降石梁，坐玉壇。屬日暮，遇一嵌巖，有一石堂，可容三五人，勸棲息止焉。月夜二更後，有兩人：一貌胡，鬚眉皓而瘦，稱山公；一面闊，白鬚，眉長，黑而矮，稱毛生。謂勸曰：『何人斯居也？』勸曰：『尋幽探穴訪奇者。』二人坐與勸談久，往往有異義出於言外。勸疑其精怪，引手潛後，開匣取鏡。鏡光出而二人失聲。」

俯伏矮者化爲龜。胡者化爲猿。懸鏡至曉，二身俱殞。龜身帶綠毛；猿身帶白毛。卽入箕山，渡潁水，歷太和，視玉井。井傍有池，水湛然綠色。問樵夫曰：「此靈湫耳。村閭每八節祭之，以祈福祐。若一祭有闕，卽池水出黑雲，大雹浸堤壞阜。」勸引鏡照之，池水沸湧，有雷如震。忽爾池水騰出池中，不遺涓滴。可行二百餘步，水落於地。有一魚，可長丈餘，鱗細大於臂，首紅額白，身作青黃間色，無鱗有涎，龍形蛇角，嘴尖，狀如鱒魚，動而有光，在于泥水，困而不能遠去。勸謂鮫也，失水而無能爲耳。刃而爲炙，甚膏有味，以充數朝口腹。遂出於宋汴。汴主人張珂家有女子患，入夜哀痛之聲，實不堪忍。勸問其故。病來已經年歲，白日卽安，夜常如此。勸停一宿，及聞女子聲，遂開鏡照之。病者曰：「戴冠郎被殺！」其病者牀下，有大雄雞，死矣，乃是主人七八歲老雞也。遊江南，將渡廣陵揚子江，忽暗雲覆水，黑風波湧，舟子失色，慮有覆沒。勸攜鏡上舟，照江中數步，明朗徹底，風雲四斂，波濤遂息，須臾之間，達濟天塹。躋嶧山麴芳嶺，或攀絕頂，或入深洞，逢其羣鳥環人而噪，數熊當路而蹲，以鏡揮之，熊鳥奔駭。是時利涉浙江，遇潮出海，濤聲振吼，數百里而聞。舟人曰：「濤旣近，未可渡南。若不迴舟，吾輩必葬魚腹。」勸出鏡照江，波不進，屹如雲立。四面江水豁開五十餘步，水漸清淺，鼃鼃散走。舉帆翻

翻，直入南浦。然後却視，濤波洪湧，高數十丈。而至所渡之所也，遂登天台，周覽洞壑。夜行佩之山谷，去身百步，四面光徹，纖微皆見，林間宿鳥，驚而亂飛。還履會稽，逢異人張始鸞，授勸周髀九章及明堂六甲之事。與陳永同歸。更遊豫章，見道士許藏秘，云是旌陽七代孫，有咒登刀履火之術。說妖怪之次，更言豐城縣尉勸因過之。丹命祇承人指勸停處。勸謂曰：「欲之無效。勸故人曰趙丹，有才器，任豐城縣尉。勸因過之。丹命祇承人指勸停處。勸謂曰：「欲得倉督李敬慎家居止。」丹遽命敬爲主，禮勸。因問其故。敬曰：「三女同居堂內閣子，每至日晚，卽靚粧銜服。黃昏後，卽歸所居閣子，滅燈燭。聽之，竊與人言笑聲。及至曉眠，非喚不覺。日日漸瘦，不能下食。制之不令粧梳，卽欲自縊投井。無奈之何。」勸謂敬曰：「引示閣子之處。」其閣東有窗。恐其門閉固而難啓，遂晝日先刻斷窗樞四條，却以物支柱之，如舊。至日暮，敬報勸曰：「粧梳入閣矣。」至一更，聽之，言笑自然。勸拔窗樞子，持鏡入閣，照之。三女叫云：「殺我婿也！」初不見一物。懸鏡至明，有一鼠狼，首尾長一尺三四寸，身無毛齒；有一老鼠，亦無毛齒，其肥大可重五斤；又有守宮，大如人手，身披鱗甲，煥爛五色，頭上有兩角，長可半寸，尾長五寸已上，尾頭一寸色白，並於壁孔前死矣。從此疾愈。其後尋真至廬山，婆娑數

月，或棲息長林，或露宿草莽，虎豹接尾，豺狼連跡，舉鏡視之，莫不竄伏。廬山處士蘇賓，奇識之士也，洞明易道，藏往知來，謂勣曰：「天下神物，必不久居人間。今宇宙喪亂，他鄉未必可止，吾子此鏡尚在，足下衛，幸速歸家鄉也。」勣然其言，卽時北歸。便遊河北，夜夢鏡謂勣曰：「我蒙卿兄厚禮，今當捨人間遠去，欲得一別，卿請早歸長安也。」勣夢中許之。及曉，獨居思之，恍恍發悸，卽時西首秦路。今無見兄，勣不負諾矣。終恐此靈物亦非兄所有。」數月，勣還河東。大業十三年七月十五日，匣中悲鳴，其聲纖遠，俄而漸大，若龍咆虎吼；良久乃定。開匣視之，卽失鏡矣。

補江總白猿傳

梁大同末，遣平南將軍蘭欽南征，至桂林，破李師古陳徹。別將歐陽紇略地至長樂，悉平諸洞，深入深阻。紇妻纖白，甚美。其部人曰：「將軍何爲挈麗人經此？地有神，善竊少女，而美者尤所難免。宜謹護之。」紇甚疑懼，夜勒兵環其廬，匿婦密室中，謹閉甚固，而以女奴十餘伺守之。爾夕，陰風晦黑，至五更，寂然無聞。守者怠而假寐，忽若有物驚悟者，卽已失妻矣。關扃如故，莫知所出。出門山險，咫尺迷悶，不可尋逐。迫明，絕無其跡。紇大憤痛，誓不徒還。因辭疾，駐其軍，日往四遐，卽深陵險以索之。旣逾月，忽於百里之外叢篠上，得其妻繡履一隻，雖侵雨濡，猶可辨識。紇尤悽悼，求之益堅。選壯士三十人，持兵負糧，巖棲野食。又旬餘，遠所舍約二百里，南望一山，葱秀迴出。至其下，有深溪環之，乃編木以度。絕巖翠竹之間，時見紅

綵，聞笑語音。捫蘿引組，而陟其上，則嘉樹列植，間以名花，其下綠蕪，豐軟如毯。清迥岑寂，杳然殊境。東向石門有婦人數十，帔服鮮澤，嬉遊歌笑，出入其中。見人皆慢視遲立，至則問曰：『何因來此？』紇具以對。相視歎曰：『賢妻至此月餘矣。今病在牀，宜遣視之。』入其門，以木爲扉。中寬闢若堂者三。四壁設牀，悉施錦薦。其妻臥石榻上，重茵累席，珍食盈前。紇就視之。回眸一睇，卽疾揮手令去。諸婦人曰：『我等與公之妻，比來久者十年。此神物所居，力能殺人，雖百夫操兵，不能制也。幸其未返，宜速避之。但求美酒兩斛，食犬十頭，麻數十斤，當相與謀殺之。其來必以正午。後慎勿太早。以十日爲期。』因促之去。紇亦遽退。遂求醇醪與麻犬，如期而往。婦人曰：『彼好酒，往往致醉。醉必騁力，俾吾等以綵練縛手足於牀，一踊皆斷。嘗紉三幅，則力盡不解。今麻隱帛中束之，度不能矣。遍體皆如鐵，唯臍下數寸，常護蔽之，此必不能禦兵刃。』指其旁一巖曰：『此其食廩。當隱於是，靜而伺之。酒置花下，犬散林中，待吾計成，招之卽出。』如其言，屏氣以俟。日晡，有物如匹練，自他山下，透至若飛，徑入洞中。少選，有美髯丈夫長六尺餘，白衣曳杖，擁諸婦人而出。見犬驚視，騰身執之，被裂吮咀，食之致飽。婦人競以玉盃進酒，諧笑甚歡。旣飲數斗，則扶之而去。又聞嬉笑之音。良久，婦人出招之，

乃持兵而入。見大白猿，縛四足于牀頭，顧人蹙縮，求脫不得，目光如電。競兵之，如中鐵石，刺其臍下，卽飲刃，血射如注。乃大嘆咤曰：『此天殺我，豈爾之能。然爾婦已孕，勿殺其子，將逢聖帝，必大其宗。』言絕乃死。搜其藏，寶器豐積，珍羞盈品，羅列几案。凡人世所珍，靡不充備。名香數斛，寶劍一雙。婦人三十輩，皆絕其色。久者至十年。云：色衰必被提去，莫知所置。又捕採唯止其身，更無黨類。旦盥洗，著帽，加白袷，被素羅衣，不知寒暑。遍身白毛，長數寸。所居常讀木簡，字若符篆，了不可識。已，則置石磴下。晴晝或舞雙劍，環身電飛，光圓若月。其飲食無常，喜啗果栗，尤嗜犬，咀而飲其血。日始逾午，卽歛然而逝。半晝往返數千里，及晚必歸，此其常也。所須無不立得。夜就諸牀，翫戲，一夕皆周，未嘗寐。言語淹詳，華旨會利。然其狀，卽猥獯類也。今歲木落之初，忽愴然曰：『吾爲山神所訴，將得死罪。亦求護之於衆靈，庶幾可免。』前月哉生魄，石磴生火，焚其簡書。悵然自失曰：『吾已千歲，而無子。今有子，死期至矣。』因顧諸女，汎瀾者久，且曰：『此山複絕，未嘗有人至。上高而望，絕不見樵者。下多虎狼怪獸。今能至者，非天假之，何耶？』紇卽取寶玉珍麗及諸婦人以歸，猶有知其家者。紇妻周歲生一子，厥狀肖焉。後紇爲陳武帝所誅。素與江總善。愛其子聰悟絕人，常留養之，故免於難。及長，

集 奇 傳 宋 唐

果文學善書，知名于時。



離魂記

陳玄祐撰

天授三年，清河張鎰，因官家于衡州。性簡靜，寡知友。無子，有女二人。其長早亡，幼女倩娘，端妍絕倫。鎰外甥太原王宙，幼聰悟，美容範。鎰常器重，每曰：『他時當以倩娘妻之。』後各長成，宙與倩娘常私感想於寤寐，家人莫知其狀。後有賓寮之選者求之，鎰許焉。女聞而鬱抑；宙亦深恚恨，託以當調，請赴京，止之不可，遂厚遣之。宙陰恨悲慟，決別上船。日暮，至山郭數里。夜方半，宙不寐，忽聞岸上有一人行聲甚速，須臾至船。問之，乃倩娘徒行跣足而至。宙驚喜發狂，執手問其從來。泣曰：『君厚意如此，寢夢相感。今將奪我此志，又知君深情不易，思將殺身奉報，是以亡命來奔。』宙非意所望，欣躍特甚。遂匿倩娘于船，連夜遁去。倍道兼行，數月至蜀。凡五年，生兩子，與鎰絕信。其妻常思父母，涕泣言曰：『吾曩日不能相負，棄』

大義而來奔君。向今五年，恩慈間阻。覆載之下，胡顏獨存也？」宙哀之，曰：「將歸，無苦。」遂俱歸衡州。既至，宙獨身先至鎰家，首謝其事。鎰曰：「倩娘病在閨中數年，何其詭說也！」宙曰：「見在舟中！」鎰大驚，促使人驗之。果見倩娘在船中，顏色怡暢，訊使者曰：「大人安否？」家人異之，疾走報鎰。室中女聞喜而起，飾粧更衣，笑而不語，出與相迎，翕然而合爲一體，其衣裳皆重。其家以事不正，祕之。惟親戚間有潛知之者。後四十年間，夫妻皆喪。二男並孝廉擢第，至丞尉。玄祐少常聞此說，而多異同，或謂其虛。大曆末，遇萊蕪縣令張仲規，因備述其本末。鎰則仲規堂叔，而說極備悉，故記之。

枕中記

沈既濟撰

開元七年，道士有呂翁者，得神仙術，行邯鄲道中，息邸舍，攝帽弛帶，隱囊而坐。俄見旅中少年，乃盧生也。衣短褐，乘青駒，將適于田，亦止於邸中，與翁共席而坐，言笑殊暢。久之，盧生顧其衣裝敝褻，乃長歎息曰：「大丈夫生世不諧，困如是也！」翁曰：「觀子形體，無苦無恙，談諧方適，而歎其困者，何也？」生曰：「吾此苟生耳。何適之謂？」翁曰：「此不謂適，而何謂適？」答曰：「士之生世，當建功樹名，出將入相，列鼎而食，選聲而聽，使族益昌而家益肥，然後可以言適乎。吾嘗志于學，富於游藝，自惟當年，青紫可拾。今已適壯，猶勤畎畝，非困而何？」言訖，而目昏思寐。時主人方蒸黍，翁乃探囊中枕以授之，曰：「子枕吾枕，當令子榮適如志。」其枕青氎，而竅其兩端。生俛首就之，見其竅漸大，明朝乃舉身而入，遂至其家。數月，

娶清河崔氏女。女容甚麗，生資愈厚。生大悅，由是衣裝服馭，日益鮮盛。明年，舉進士，登第。釋褐祕校。應制，轉渭南尉。俄遷監察御史。轉起居舍人，知制誥。三載，出典同州，遷陝牧。生性好士功，自陝西鑿河八十里，以濟不通。邦人利之，刻石紀德。移節汴州，領河南道採訪使，徵爲京兆尹。是歲，神武皇帝方事戎狄，恢宏土宇。會吐蕃悉抹邏及燭龍莽布支攻陷瓜沙，而節度使王君奭新被殺，河湟震動。帝思將帥之才，遂除生御史中丞，河西道節度。大破戎虜，斬首七千級，開地九百里，築三大城以遮要害。邊人立石於居延山以頌之。歸朝册勳，恩禮極盛。轉吏部侍郎，遷戶部尙書兼御史大夫。時望清重，羣情翕習。大爲時宰所忌，以飛語中之，貶爲端州刺史。三年，徵爲常侍。未幾，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蕭中令嵩、裴侍中光庭同執大政十餘年，嘉謨密命，一日三接，獻替啓沃，號爲賢相。同列害之，復誣與邊將交結，所圖不軌。下制獄。府吏引從至其門而急收之。生惶駭不測，謂妻子曰：「吾家山東，有良田五頃，足以禦寒餒，何苦求祿？而今及此，思衣短褐，乘青駒，行邯鄲道中，不可得也。」引刃自刎。其妻救之，獲免。其權者皆死，獨生爲中官保之，減罪死，投驩州。數年，帝知冤，復追爲中書令，封燕國公，恩旨殊異。生五子，曰儉，曰傳，曰位，曰偶，曰倚，皆有才器。儉進士登第，爲考功員外；傳爲侍

御史；位爲大常丞；倜爲萬年尉；倚最賢，年二十八，爲左襄。其姻媾皆天下望族。有孫十餘人。兩竄荒徼，再登台鉉，出入中外，徊翔臺閣，五十餘年，崇盛赫奕。性頗奢蕩，甚好佚樂，後庭聲色，皆第一綺麗。前後賜良田，甲第，佳人，名馬，不可勝數。後年漸衰邁，屢乞骸骨，不許。病中，人候問，相踵於道，名醫上藥，無不至焉。將歿，上疏曰：『臣本山東諸生，以田圃爲娛。偶逢聖運，得列官敍。過蒙殊獎，特秩鴻私，出擁節旌，入昇台輔。周旋中外，綿歷歲時。有忝天恩，無裨聖化。負乘貽寇，履薄增憂，日懼一日，不知老至。今年逾八十，位極三事，鍾漏並歇，筋骸俱耄，彌留沈頓，待時益盡。顧無成效，上答休明，空負深恩，永辭聖代。無任感戀之至。謹奉表陳謝。』詔曰：『卿以俊德，作朕元輔。出擁藩翰，入贊雍熙，昇平二紀，實卿所賴。比嬰疾疹，日謂痊平。豈斯沈痼，良用憫惻。今令驃騎大將軍高力士就第候省。其勉加鍼石，爲予自愛。猶冀無妄，期於有瘳。』是夕，薨。盧生欠伸而悟，見其身方偃於邸舍，呂翁坐其傍，主人蒸黍未熟，觸類如故。生蹶然而興，曰：『豈其夢寐也？』翁謂生曰：『人生之適，亦如是矣。』生憮然良久，謝曰：『夫寵辱之道，窮達之運，得喪之理，死生之情，盡知之矣。此先生所以窒吾欲也。敢不受教。』稽首再拜而去。

任氏傳

沈既濟撰

任氏，女妖也。有韋使君者，名崆，第九，信安王禕之外孫。少落拓，好飲酒。其從父妹壻曰鄭六，不記其名。早習武藝，亦好酒色，貧無家，託身於妻族。與崆相得，遊處不閒。天寶九年夏六月，崆與鄭子偕行於長安陌中，將會飲於新昌里。至宣平之南，鄭子辭有故，請間去，繼至飲所。崆乘白馬而東，鄭子乘驢而南，入昇平之北門。偶值三婦人行於道中，中有白衣者，容色姝麗。鄭子見之驚悅，策其驢，忽先之，忽後之，將挑而未敢。白衣時時盼睐，意有所受。鄭子戲之曰：『美豔若此，而徒行，何也？』白衣笑曰：『有乘不解相假，不徒行何爲？』鄭子曰：『劣乘不足以代佳人之步，今輒以相奉。某得步從，足矣。』相視大笑。同行者更相眩誘，稍已狎暱。鄭子隨之東，至樂遊園，已昏黑矣。見一宅，土垣車門，室宇甚嚴。白衣將入，顧曰：『願少踟

闕』而入。女奴從者一人，留於門屏間，問其姓第。鄭子既告，亦問之。對曰：『姓任氏，第二十一。』少頃，延入。鄭繫驢於門，置帽於鞍。始見婦人年三十餘，與之承迎，卽任氏姊也。列燭置膳，舉酒數觴。任氏更粧而出，酣飲極歡。夜久而寢，其妍姿美質，歌笑態度，舉措皆豔，殆非人世所有。將曉，任氏曰：『可去矣。某兄弟名係教坊，職屬南衙，晨興將出，不可淹留。』乃約後期而去。既行，及里門，門扃未發。門旁有胡人鬻餅之舍，方張燈熾爐。鄭子憩其簾下，坐以候鼓，因與主人言。鄭子指宿所以問之曰：『自此東轉，有門者，誰氏之宅？』主人曰：『此墮墉棄地，無第宅也。』鄭子曰：『適過之，曷以云無？』與之固爭。主人適悟，乃曰：『吁！我知之矣。此中有一狐，多誘男子偶宿，嘗三見矣。今子亦遇乎？』鄭子赧而隱曰：『無。』質明，復視其所，見土垣車門如故。窺其中，皆藜荒及廢圃耳。既歸，見崆。崆責以失期。鄭子不泄，以他事對。然想其豔冶，願復一見之，心嘗存之不忘。經十許日，鄭子遊，入西市衣肆，瞥然見之，曩女奴從。鄭子遽呼之。任氏側身周旋於稠人中以避焉。鄭子連呼前迫，方背立，以扇障其後，曰：『公知之，何相近焉？』鄭子曰：『雖知之，何患？』對曰：『事可愧恥，難施面目。』鄭子曰：『勤想如是，忍相棄乎？』對曰：『安敢棄也，懼公之見惡耳。』鄭子發誓，詞旨益切。任氏乃迴眸去扇，

光彩豔麗如初，謂鄭子曰：『人間如某之比者非一，公自不識耳，無獨怪也。』鄭子請之與敘歡。對曰：『凡某之流，爲人惡忌者，非他，爲其傷人耳。某則不然。若公未見惡，願終己以奉巾櫛。』鄭子許與謀棲止。任氏曰：『從此而東，大樹出於棟間者，門巷幽靜，可稅以居。前時自宣平之南，乘白馬而東者，非君妻之昆弟乎？其家多什器，可以假用。』是時崧伯叔從役於四方，三院什器，皆貯藏之。鄭子如言訪其舍，而詣崧假什器。問其所用。鄭子曰：『新獲一麗人，已稅得其舍，假其以備用。』崧笑曰：『觀子之貌，必獲詭陋。何麗之絕也。』崧乃悉假帷帳榻席之具，使家僮之惠黠者，隨以覘之。俄而奔走返命，氣吁汗洽。崧迎問之：『有乎？』又問：『容若何？』曰：『奇怪也！天下未嘗見之矣。』崧姻族廣茂，且夙從逸遊，多識美麗。乃問曰：『孰若某美？』僮曰：『非其倫也！』崧遍比其佳者四五人，皆曰：『非其倫。』是時吳王之女有第六者，則崧之內妹，穠豔如神仙，中表素推第一。崧問曰：『孰與吳王家第六女美？』又曰：『非其倫也。』崧撫手大駭曰：『天下豈有斯人乎？』遽命汲水澡頸，巾首膏脣而往。既至，鄭子適出。崧入門，見小僮擁篲方掃，有一女奴在其門，他無所見。徵於小僮。小僮笑曰：『無之。』崧周視室內，見紅裳出於戶下。迫而察焉，見任氏戢身匿於扇間。崧別出就

明而觀之，殆過於所傳矣。崙愛之發狂，乃擁而凌之，不服。崙以力制之，方急，則曰：『服矣，請少迴旋。』既從，則捍禦如初，如是者數四。崙乃悉力急持之。任氏力竭，汗若濡雨，自度不免，乃縱體不復拒抗，而神色慘變。崙問曰：『何色之不悅？』任氏長歎息曰：『鄭六之可哀也！』崙曰：『何謂？』對曰：『鄭生有六尺之軀，而不能庇一婦人，豈丈夫哉！且公少豪侈，多獲佳麗，遇某之比者衆矣。而鄭生窮賤耳。所稱慙者，唯某而已。忍以有餘之心，而奪人之不足乎？哀其窮餒，不能自立，衣公之衣，食公之食，故爲公所繫耳。若糠糗可給，不當至是。』崙豪俊有義烈，聞其言，遽置之。斂衽而謝曰：『不敢。』俄而鄭子至，與崙相視哈樂。自是，凡任氏之薪粒牲餼，皆崙給焉。任氏時有經過，出入或車馬輦步，不常所止。崙日與之遊，甚歡。每相狎暱，無所不至，唯不及亂而已。是以崙愛之重之，無所怪惜；一食一飲，未嘗忘焉。任氏知其愛己，因言以謝曰：『愧公之見愛甚矣。願以陋質，不足以答厚意。且不能負鄭生，故不得遂公歡。某，秦人也，生長秦城，家本伶倫，中表姻族，多爲人寵媵，以是長安狹斜，悉與之通。或有姝麗，悅而不得者，爲公致之可矣。願持此以報德。』崙曰：『幸甚！』鄜中有鬻衣之婦曰張十娘者，肌體凝潔，崙常悅之。因問任氏識之乎？對曰：『是某表姊妹，致之易耳。』旬餘，果致

之數月厭罷。任氏曰：『市人易致，不足以展効。或有幽絕之難謀者，試言之，願得盡智力焉。』
崆曰：『昨者寒食，與二三子遊於千福寺。見刁將軍緬張樂於殿堂。有善吹笙者，年二八，雙鬢垂耳，嬌姿豔絕。當識之乎？』任氏曰：『此寵奴也。其母卽妾之內姊也。求之可也。』崆拜於席下。任氏許之。乃出入刁家。月餘，崆促問其計。任氏願得雙縑以爲賂。崆依給焉。後二日，任氏與崆方食，而緬使蒼頭控青驪以迓任氏。任氏聞召，笑謂崆曰：『諧矣。』初，任氏加寵奴以病，針餌莫減。其母與緬憂之方甚，將徵諸巫。任氏密賂巫者，指其所居，使言從就爲吉。及視疾，巫曰：『不利在家，宜出居東南某所，以取生氣。』緬與其母詳其地，則任氏之第在焉。緬遂請居。任氏謬辭以偪狹，勤請而後許。乃輦服玩，并其母偕送于任氏。至，則疾愈。未數日，任氏密引崆以通之，經月乃孕。其母懼，遽歸以就緬，由是遂絕。他日，任氏謂鄭子曰：『公能致錢五六千乎？將爲謀利。』鄭子曰：『可。』遂假求於人，獲錢六千。任氏曰：『鬻馬於市者，馬之股有疵，可買以居之。』鄭子如市，果見一人牽馬求售者，青在左股。鄭子買以歸。其妻昆弟皆嗤之，曰：『是棄物也。買將何爲？』無何，任氏曰：『馬可鬻矣。當獲三萬。』鄭子乃賣之。有疇二萬，鄭子不與。一市盡曰：『彼何苦而貴買，此何愛而不鬻？』鄭子乘之以歸。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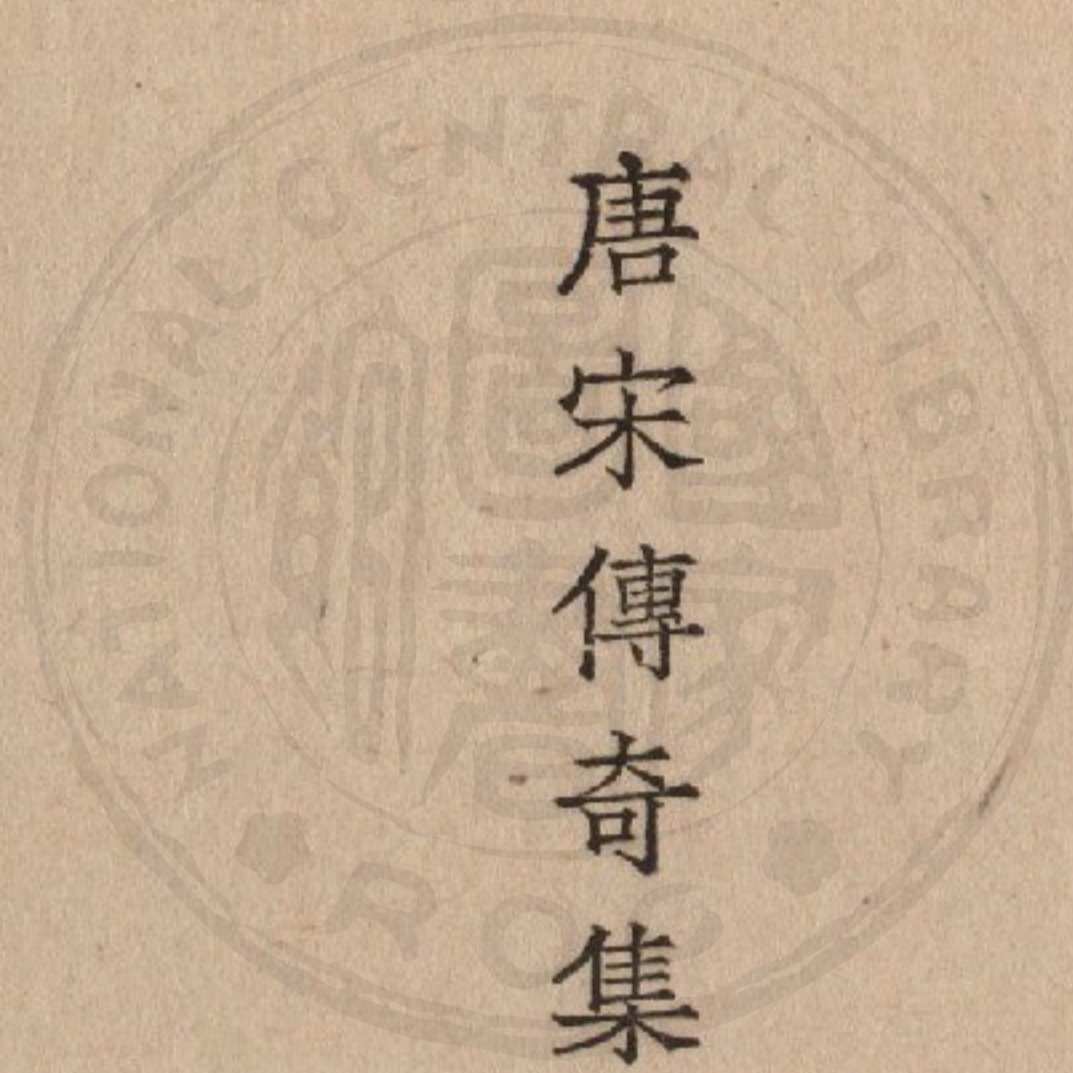
者隨至其門，累增其估，至二萬五千也。不與，曰：『非三萬不鬻。』其妻昆弟聚而詬之。鄭子不獲已，遂賣登三萬。既而密伺買者，徵其由。乃昭應縣之御馬疵股者，死三歲矣，斯吏不時除籍。官徵其估，計錢六萬。設其以半買之，所獲尙多矣。若有馬以備數，則三年芻粟之估，皆吏得之。且所償蓋寡，是以買耳。任氏又以衣服故弊，乞衣於崙。崙將買全綵與之。任氏不欲，曰：『願得成制者。』崙召市人張大爲買之，使見任氏，問所欲。張大見之，驚謂崙曰：『此必天人貴戚，爲郎所竊。且非人間所宜有者，願速歸之，無及於禍。』其容色之動人也如此。竟買衣之成者而不自紉縫也，不曉其意。後歲餘，鄭子武調授槐里府果毅尉，在金城縣。時鄭子方有妻室，雖晝遊於外，而夜寢於內，多恨不得專其夕。將之官，邀與任氏俱去。任氏不欲往，曰：『旬月同行，不足以爲歡。請計給糧餼，端居以遲歸。』鄭子懇請，任氏愈不可。鄭子乃求崙資助。崙與更勸勉，且詰其故。任氏良久，曰：『有巫者言某是歲不利西行，故不欲耳。』鄭子甚惑也，不思其他，與崙大笑曰：『明智若此，而爲妖惑，何哉！』固請之。任氏曰：『儻巫者言可徵，徒爲公死，何益？』二子曰：『豈有斯理乎？』懇請如初。任氏不得已，遂行。崙以馬借之，出祖於臨臯，揮袂別去。信宿，至馬嵬。任氏乘馬居其前，鄭子乘驢居其後，女奴別乘，又

在其後。是時西門圉人教獵狗於洛川，已旬日矣。適值於道，蒼犬騰出於草間。鄭子見任氏歛然墜於地，復本形而南馳。蒼犬逐之。鄭子隨走叫呼，不能止。里餘，爲犬所獲。鄭子銜涕出囊中錢，贖以瘞之，削木爲記。迴覩其馬，嚼草於路隅，衣服悉委於鞍上，履襪猶懸於鐙間，若蟬蛻然。唯首飾墜地，餘無所見。女奴亦逝矣。旬餘，鄭子還城。崙見之喜，迎問曰：「任子無恙乎？」鄭子泫然對曰：「歿矣。」崙聞之亦慟，相持於室，盡哀。徐問疾故。答曰：「爲犬所害。」崙曰：「犬雖猛，安能害人？」答曰：「非人。」崙駭曰：「非人，何者？」鄭子方述本末。崙驚訝歎息不能已。明日，命駕與鄭子俱適馬崙，發瘞視之，長慟而歸。追思前事，唯衣不自製，與人頗異焉。其後鄭子爲總監使，家甚富，有櫪馬十餘匹。年六十五卒。大歷中，沈旣濟居鍾陵，嘗與崙遊，屢言其事，故最詳悉。後崙爲殿中侍御史，兼隴州刺史，遂歿而不返。嗟乎，異物之情也有人焉！遇暴不失節，徇人以至死，雖今婦人，有不如者矣。惜鄭生非精人，徒悅其色而不徵其情性。向使淵識之士，必能揉變化之理，察神人之際，著文章之美，傳要妙之情，不止於賞翫風態而已。惜哉！建中二年，旣濟自左拾遺於金吳。將軍裴冀，京兆少尹孫成，戶部郎中崔需，右拾遺陸淳，皆適居東南，自秦徂吳，水陸同道。時前拾遺朱放，因旅游而隨焉。浮潁涉

淮，方舟沿流，晝醺夜話，各徵其異說。衆君子聞任氏之事，共深歎駭，因請既濟傳之，以志異云。沈既濟撰。



唐宋傳奇集卷二



編次鄭欽悅辨大同古銘論

李吉甫撰

天寶中，有商洛隱者任昇之，嘗貽右補闕鄭欽悅書曰：「昇之白。頃退居商洛，入闕披陳，山林獨住，交親兩絕。意有所問，別日垂訪。昇之五代祖仕梁爲太常。初仕南陽王帳下，於鍾山懸岸圯壙之中得古銘，不言姓氏。小篆文云，「龜言土，蒼言水，旬服黃鍾啓靈址。瘞在三上庚，墮遇七中巳，六千三百浹辰交，二九重三四百圯。」文雖剝落，仍且分明。大雨之後，纔墮而獲。卽梁武大同四年。數日，遇孟蘭大會，從駕同泰寺。錄示史官姚璿并諸學官，詳議數月，無能知者。筐笥之內，遺文尙在。足下學乃天生而知，計捨運籌而會，前賢所不及，近古所未聞。願採其旨要，會其歸趣，著之遺簡，以成先祖之志，深所望焉。樂安任昇之白。」數日，欽悅卽復書曰：「使至，忽辱簡翰，用浣襟懷。不遺舊情，俯見推訪。又示以大同古銘。前賢未

達，僕非遠識，安敢輕言，良增懷媿也。屬在途路，無所披求，據鞍運思，頗有所得。發壙者未知誰氏之子，卜宅者實爲絕代之賢，藏往知來，有若指掌，契終論始，不差錙銖，隗炤之預識龔使，無以過也。不說葬者之歲月，先識圮時之日辰，以圮之日，却求初兆，事可知矣。姚史官亦爲當世達識，復與諸儒詳之，沉吟月餘，竟不知其指趣，豈止於是哉。原卜者之意，隱其事，微其言，當待僕爲龔使耳。不然，何忽見顧訪也？謹稽諸曆術，測以微詞，試一探言，庶會微旨。當梁武帝大同四年，歲次戊午。言「旬服」者，五百也；「黃鍾」者，十一也。五百一十一年而圮。從大同四年，上求五百一十一年，得漢光武帝建武四年戊子歲也。「三上庚」三月上旬之庚也。其年三月辛巳朔，十日得庚寅，是三月初葬於鍾山也。「七中巳」乃七月戊午朔，十二日得己巳，是初圮墮之日，是日己巳可知矣。「浹辰」十二也。從建武四年三月至大同四年七月，總六千三百一十二月，每月一交，故云「六千三百浹辰交」也。「二九」爲十八，「重三」爲六。末言「四百」則六爲千，十八爲萬可知。從建武四年三月十日庚寅初葬，至大同四年七月十二日己巳初圮，計一十八萬六千四百日，故云「二九重三四百圮」也。其所言者，但說年月日數耳。據年，則五百一十一，會於旬服黃鍾；言月，則六千三

百一十二，會於六千三百浹辰交；論日，則一十八萬六千四百，會於二九重三四百圮。從三上庚至於七中巳，據曆計之，無所差也。所言年則月日，但差一數，則不相照會矣。原卜者之意，當待僕言之。吾子之問，契使然也。從吏已久，藝業荒蕪，古人之意，復難遠測。足下更詢能者，時報焉。使還，不代。鄭欽悅白記。貞元中，李吉甫任尚書屯田員外郎，兼太常博士。時宗人巽爲戶部郎中，於南宮暇日，語及近代儒術之士，謂吉甫曰：「故右補闕集賢殿直學士鄭欽悅，於術數研精，思通玄奧，蓋僧一行所不逮。以其天闕，當世名不甚聞。子知之乎？」吉甫對曰：「兄何以覈諸。」巽曰：「天寶中，商洛隱者任昇之自言五代祖仕梁爲太常。大同四年，於鍾山下獲古銘。其文隱秘，博求時儒，莫曉其旨。因緘其銘，誠諸子曰：『我代代子孫，以此銘訪於通人。倘有知者，吾無所恨。』至昇之，頗耽道博雅。聞欽悅之名，卽告以先祖之意。欽悅曰：『子當錄以示我。我試思之。』昇之書遺其銘。會欽悅適奉朝使，方授駕於長樂驛。得銘而釋之，行及滋水，凡二十里，則釋然悟矣。故其書曰：『據鞍運思，頗有所得。』不亦異乎？」辛未歲，吉甫轉駕部員外郎，欽悅子克鈞自京兆府司錄授司門員外郎，吉甫數以巽之說質焉。雖且符其言，然克鈞自云亡其草。每想其微言至蹟，而不獲見，吉甫甚惜之。壬申

歲，吉甫貶明州長史。海島之中，有隱者姓張氏，名玄陽，以明易經爲州將所重，召置閣下。因講周易卜筮之事，卽以欽悅之書示吉甫。吉甫喜得其書，抃逾獲寶，卽編次之。仍爲著論曰：夫一邱之士，無情也。遇雨而圯，偶然也。窮象數者，已懸定於十八萬六千四百日之前。矧於理亂之運，窮達之命，聖賢不逢，君臣偶合。則姜牙得璜而尙父，仲尼無鳳而旅人，傅說夢達於巖野，子房神授於圯上，亦必定之符也。然而孔不暇暖其席，墨不俟黔其突，何經營如彼？孟去齊而接淅，賈造湘而投弔，又眷戀如此。豈大聖大賢，猶惑於性命之理歟？將浼身存教，示人道之不可廢歟？余不可得而知也。欽悅尋自右補闕歷殿中侍御史，爲時宰李林甫所惡，斥擯於外，不顯其身。故余敍其所聞，係於二篇之後，以著著筮之神明，聰哲之懸解，奇偶之有數，貽諸好事，爲後學之奇翫焉。時貞元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趙郡李吉甫記。

柳氏傳

許堯佐撰

天寶中，昌黎韓翊有詩名，性頗落托，羈滯貧甚。有李生者，與翊友善，家累千金，負氣愛才。其幸姬曰柳氏，豔絕一時，喜談謔，善謳詠。李生居之別第，與翊爲宴歌之地。而館翊於其側。翊素知名，其所候問，皆當時之彥。柳氏自門窺之，謂其侍者曰：「韓夫子豈長貧賤者乎！」遂屬意焉。李生素重翊，無所恡惜。後知其意，乃具饔請翊飲，酒酣，李生曰：「柳夫人容色非常，韓秀才文章特異。欲以柳薦枕於韓君，可乎？」翊驚慄，避席曰：「蒙君之恩，解衣輟食久之。豈宜奪所愛乎？」李堅請之。柳氏知其意誠，乃再拜，引衣接席。李坐翊於客位，引滿極歡。李生又以資三十萬，佐翊之費。翊仰柳氏之色，柳氏慕翊之才，兩情皆獲，喜可知也。明年禮部侍郎楊度擢翊上第，屏居間歲。柳氏謂翊曰：「榮名及親，昔人所尙。豈宜以濯浣之賤，稽

採蘭之美乎？且用器資物，足以待君之來也。」翊於是省家於清池。歲餘，乏食，鬻粧具以自給。天寶末，盜覆二京，士女奔駭。柳氏以豔獨異，且懼不免，乃剪髮毀形，寄跡法靈寺。是時候希逸自平盧節度淄青，素藉翊名，請爲書記。洎宣皇帝以神武返正，翊乃遣使間行求柳氏，以練囊盛麩金，題之曰：「章臺柳，章臺柳！昔日青青今在否？縱使長條似舊垂，亦應攀折他人手。」柳氏捧金嗚咽，左右悽惘，答之曰：「楊柳枝，芳菲節，所恨年年贈離別。一葉隨風忽報秋，縱使君來豈堪折！」無何，有蕃將沙吒利者，初立功，竊知柳氏之色，刼以歸第，寵之專房。及希逸除左僕射，入覲，翊得從行。至京師，已失柳氏所止，歎想不已。偶於龍首岡見蒼頭以駿牛駕輜，從兩女奴。翊偶隨之。自車中問曰：「得非韓員外乎？某乃柳氏也。」使女奴竊言失身沙吒利，阻同車者，請詰且幸相待於道政里門。及期而往，以輕素結玉合，實以香膏，自車中授之，曰：「當遂永訣，願冥誠念。」乃回車，以手揮之，輕袖搖搖，香車麟麟，目斷意迷，失於驚塵。翊大不勝情。會淄青諸將合樂酒樓，使人請翊。翊強應之，然意色皆喪，音韻悽咽。有虞候許俊者，以材力自負，撫劍言曰：「必有故，願一效用。」翊不得已，具以告之。俊曰：「請足下數字，當立致之。」乃衣縵胡，佩雙鞬，從一騎，徑造沙吒利之第。候其出行里餘，乃

被枉執轡，犯關排闥，急趨而呼曰：「將軍中惡，使召夫人！」僕侍辟易，無敢仰視。遂升堂，出翊札示柳氏，挾之跨鞍馬，逸塵斷鞅，倏忽乃至。引裾而前曰：「幸不辱命。」四座驚歎。柳氏與翊執手涕泣，相與罷酒。是時沙吒利恩寵殊等，翊俊懼禍，乃詣希逸。希逸大驚曰：「吾平生所爲事，俊乃能爾乎？」遂獻狀曰：「檢校尚書金部員外郎兼御史韓翊，久列參佐，累彰勳效，頃從鄉賦。有妾柳氏，阻絕凶寇，依止名尼。今文明撫運，遐邇率化。將軍沙吒利兇恣撓法，憑恃微功，驅有志之妾，于無爲之政。臣部將兼御史中丞許俊，族本幽薊，雄心勇決，却奪柳氏，歸於韓翊。義切中抱，雖昭感激之誠，事不先聞，固乏訓齊之令。」尋有詔，柳氏宣還韓翊，沙吒利賜錢二百萬。柳氏歸翊；翊後累遷至中書舍人。然卽柳氏，志防閑而不克者；許俊，慕感激而不達者也。向使柳氏以色選，則當熊辭輦之誠可繼；許俊以才舉，則曹柯澠池之功可建。夫事由跡彰，功待事立。惜鬱堙不偶，義勇徒激，皆不入於正。斯豈變之正乎？蓋所遇然也。

柳毅傳

李朝威撰

儀鳳中，有儒生柳毅者，應舉下第，將還湘濱。念鄉人有客於涇陽者，遂往告別。至六七里，鳥起馬驚，疾逸道左。又六七里，乃止。見有婦人，牧羊於道畔。毅怪視之，乃殊色也。然而蛾臉不舒，巾袖無光，凝聽翔立，若有所伺。毅詰之曰：「子何苦而自辱如是？」婦始楚而謝，終泣而對曰：「賤妾不幸，今日見辱問於長者。然而恨貫肌骨，亦何能媿避，幸一聞焉。妾，洞庭龍君小女也。父母配嫁涇川次子，而夫壻樂逸，爲婢僕所惑，日以厭薄。旣而將訴於舅姑，舅姑愛其子，不能禦。迨訴頻切，又得罪舅姑。舅姑毀黜以至此。」言訖，歔歔流涕，悲不自勝。又曰：「洞庭於茲，相遠不知其幾多也？長天茫茫，信耗莫通。心目斷盡，無所知哀。聞君將還吳，密通洞庭。或以尺書，寄託侍者，未卜將以爲可乎？」毅曰：「吾義夫也。聞子之說，氣血俱

動，恨無毛羽，不能奮飛。是何可否之謂乎！然而洞庭，深水也。吾行塵間，寧可致意耶？唯恐道途顯晦，不相通達，致負誠託，又乖懇願。子有何術，可導我邪？」女悲泣且謝曰：「負載珍重，不復言矣。脫獲回耗，雖死必謝。君不許，何敢言。既許而問，則洞庭之與京邑，不足爲異也。」

毅請聞之。女曰：「洞庭之陰，有大橘樹焉，鄉人謂之社橘。君當解去茲帶，束以他物。然後叩樹三發，當有應者。因而隨之，無有礙矣。幸君子書叙之外，悉以心誠之話倚託，千萬無渝！」

毅曰：「敬聞命矣。」女遂于襦間解書，再拜以進，東望愁泣，若不自勝。毅深爲之戚。乃置書囊中，因復問曰：「吾不知子之牧羊，何所用哉？神祇豈宰殺乎？」女曰：「非羊也，雨工也。」

「何爲雨工？」曰：「雷霆之類也。」毅顧視之，則皆矯顧怒步，飲齧甚異。而大小毛角，則無別羊焉。毅又曰：「吾爲使者，他日歸洞庭，幸勿相避。」女曰：「寧止不避，當如親戚耳。」語竟，引別東去。不數十步，回望女與羊，俱亡所見矣。其夕，至邑而別其友。月餘到鄉，還家，乃訪於洞庭。洞庭之陰，果有社橘。遂易帶向樹，三擊而止。俄有武夫出於波間，再拜請曰：「貴客將自何所至也？」毅不告其實，曰：「走謁大王耳。」武夫揭水指路，引毅以進。謂毅曰：「當閉目，數息可達矣。」毅如其言，遂至其宮。始見臺閣相向，門戶千萬，奇草珍木，無所不有。夫

乃止毅，停於大室之隅，曰：「客當居此以伺焉。」毅曰：「此何所也？」夫曰：「此靈虛殿也。」

諦視之，則人間珍寶，畢盡於此。柱以白璧，砌以青玉，牀以珊瑚，簾以水精，雕琉璃於翠楣，飾

琥珀於虹棟。奇秀深杳，不可殫言。然而王久不至。毅謂夫曰：「洞庭君安在哉？」曰：「吾君

方幸玄珠閣，與太陽道士講火經，少選當畢。」毅曰：「何謂火經？」夫曰：「吾君，龍也。龍以

水爲神，舉一滴可包陵谷。道士，乃人也。人以火爲神聖，發一燈可燎阿房。然而靈用不同，玄

化各異。太陽道士精於人理，吾君邀以聽焉。」語畢而宮門闕。景從雲合，而見一人，披紫衣，

執青玉。夫躍曰：「此吾君也！」乃至前以告之。君望毅而問曰：「豈非人間之人乎？」毅對

曰：「然。」毅而設拜，君亦拜，命坐於靈虛之下。謂毅曰：「水府幽深，寡人暗昧，夫子不遠千里，

將有爲乎？」毅曰：「毅，大王之鄉人也。長於楚，遊學於秦。昨下第，閒驅涇水之涘，見大王愛

女牧羊於野，風環雨鬢，所不忍視。毅因詰之。謂毅曰：「爲夫壻所薄，舅姑不念，以至於此。」悲

泗淋漓，誠怛人心。遂託書於毅。毅許之，今以至此。」因取書進之。洞庭君覽畢，以袖掩面而

泣曰：「老父之罪，不診堅聽，坐貽聾瞽，使閨牕孺弱，遠罹構害。公，乃陌上人也，而能急之。幸

被齒髮，何敢負德！」詞畢，又哀咤良久。左右皆流涕。時有宦人密視君者，君以書授之，令達

宮中。須臾，宮中皆慟哭。君驚謂左右曰：「疾告宮中，無使有聲。怕錢塘所知。」毅曰：「錢塘，何人也？」曰：「寡人之愛弟。昔爲錢塘長，今則致政矣。」毅曰：「何故不使知？」曰：「以其勇過人耳。昔堯遭洪水九年者，乃此子一怒也。近與天將失意，塞其五山。上帝以寡人有薄德於古今，遂寬其同氣之罪。然猶縻繫於此，故錢塘之人，日日候焉。」語未畢，而大聲忽發，天拆地裂，宮殿擺簸，雲烟沸湧。俄有赤龍長千餘尺，電目血舌，朱鱗火鬣，項掣金鎖，鎖牽玉柱，千雷萬霆，激繞其身，霰雪雨雹，一時皆下。乃擘青天而飛去。毅恐蹶仆地。君親起持之曰：「無懼。固無害。」毅良久稍安，乃獲自定。因告辭曰：「願得生歸，以避復來。」君曰：「必不如此。其去則然，其來則不然。幸爲少盡繾綣。」因命酌互舉，以款人事。俄而祥風慶雲，融融怡怡，幢節玲瓏，簫韶以隨。紅妝千萬，笑語熙熙，後有一人，自然蛾眉，明璫滿身，綃縠參差。迫而視之，乃前寄辭者。然若喜若悲，零淚如絲。須臾，紅煙蔽其左，紫氣舒其右，香氣環旋，入於宮中。君笑謂毅曰：「涇水之囚人至矣。」君乃辭歸宮中。須臾，又聞怨苦，久而不已。有頃，君復出，與毅飲食。又有一人，披紫裳，執青玉，貌聳神溢，立於君左。君謂毅曰：「此錢塘也。」毅起，趨拜之。錢塘亦盡禮相接，謂毅曰：「女姪不幸，爲頑童所辱。賴明君子信義昭彰，致達遠

冤。不然者，是爲涇陵之士矣。饗德懷恩，詞不悉心。』毅攜退辭謝，俯仰唯唯。然後回告兄曰：『向者辰發靈虛，已至涇陽，午戰於彼，未還於此。中間馳至九天，以告上帝。帝知其冤，而宥其失。前所遣責，因而獲免。然而剛腸激發，不遑辭候。驚擾宮中，復忤賓客。愧惕慚懼，不知所失。』因退而再拜。君曰：『所殺幾何？』曰：『六十萬。』『傷稼乎？』曰：『八百里。』『無情郎安在？』曰：『食之矣。』君憮然曰：『頑童之爲是心也，誠不可忍。然汝亦太草草。賴上帝顯聖，諒其至冤。不然者，吾何辭焉。從此已去，勿復如是。』錢塘復再拜。是夕，遂宿毅於凝光殿。明日，又宴毅於凝碧宮。會友戚，張廣樂，具以醪醴，羅以甘潔。初，笳角鼙鼓，旌旗劍戟，舞萬夫於其右。中有一夫前曰：『此錢塘破陣樂。』旌鏗傑氣，顧驟悍慄，坐客視之，毛髮皆豎。復有金石絲竹，羅綺珠翠，舞千女於其左。中有一女前進曰：『此貴主還宮樂。』清音宛轉，如訴如慕，坐客聽之，不覺淚下。二舞旣畢，龍君大悅，錫以紈綺，頒於舞人。然後密席貫坐，縱酒極娛。酒酣，洞庭君乃擊席而歌曰：『大天蒼蒼兮，大地茫茫。人各有志兮，何可思量。狐神鼠聖兮，薄社依墻。雷霆一發兮，其孰敢當。荷貞人兮信義長，令骨肉兮還故鄉。齊言慚愧兮，何時忘！』洞庭君歌罷，錢塘君再拜而歌曰：『上天配合兮，生死有途。此不當婦兮，彼不當夫。』

腹心辛苦兮，涇水之隅。風霜滿鬢兮，雨雪羅襦。賴明公兮引素書，令骨肉兮家如初。永言珍重兮無時無。」錢塘君歌闋，洞庭君俱起，奉觴於毅。毅踟躇而受爵，飲訖，復以二觴奉二君。乃歌曰：「碧雲悠悠兮，涇水東流。傷美人兮，雨泣花愁。尺書遠達兮，以解君憂。哀冤果雪兮，還處其休。荷和雅兮感甘羞。山家寂寞兮難久留。欲將辭去兮悲綢繆。」歌罷，皆呼萬歲。洞庭君因出碧玉箱，貯以開水犀；錢塘君復出紅珀盤，貯以照夜璣，皆起進毅。毅辭謝而受。然後宮中之人，咸以綃綵珠璧，投於毅側。重疊煥赫，須臾埋沒前後。毅笑語四顧，媿揖不暇。泊酒闌歡極，毅辭起，復宿於凝光殿。翌日，又宴毅於清光閣。錢塘因酒作色，踞謂毅曰：「不聞猛石可裂不可捲，義士可殺不可羞邪？愚有衷曲，欲一陳於公。如可，則俱在雲霄；如不可，則皆夷糞壤。足下以爲何如哉？」毅曰：「請聞之。」錢塘曰：「涇陽之妻，則洞庭君之愛女也。淑性茂質，爲九姻所重。不幸見辱於匪人。今則絕矣。將欲求託高義，世爲親戚。使受恩者知其所歸，懷愛者知其所付，豈不爲君子始終之道者？」毅肅然而作，欻然而笑曰：「誠不知錢塘君孱困如是！毅始聞跨九州，懷五岳，洩其憤怒；復見斷鎖金，掣玉柱，赴其急難。毅以爲剛決明直，無如君者。蓋犯之者不避其死，感之者不愛其生，此真丈夫之志。奈何簫管方洽，



親賓正和，不顧其道，以威加人。豈僕之素望哉！若遇公於洪波之中，玄山之間，鼓以鱗鬚，被以雲雨，將迫毅以死，毅則以禽獸視之，亦何恨哉。今體被衣冠，坐談禮義，盡五常之志性，負百行之微旨，雖人世賢傑，有不如者。況江河靈類乎？而欲以蠢然之軀，悍然之性，乘酒假氣，將迫於人，豈近直哉！且毅之質，不足以藏王一甲之間。然而敢以不伏之心，勝王不道之氣。惟王籌之！『錢塘乃逡巡致謝曰：『寡人生長宮房，不聞正論。向者詞述疎狂，妄突高明。退自循顧，戾不容責。幸君子不爲此乖間可也。』其夕，復歡宴，其樂如舊。毅與錢塘遂爲知心友。明日，毅辭歸。洞庭君夫人別宴毅於潛景殿。男女僕妾等，悉出預會。夫人泣謂毅曰：『骨肉受君子深恩，恨不得展媿戴，遂至睽別。』使前涇陽女當席拜毅以致謝。夫人又曰：『此別豈有復相遇之日乎？』毅其始雖不諾錢塘之請，然當此席，殊有歎恨之色。宴罷辭別，滿宮悽然。贈遺珍寶，怪不可述。毅於是復循途出江岸，見從者十餘人，擔囊以隨，至其家而辭去。毅因適廣陵寶肆，鬻其所得。百未發一財，以盈兆。故淮右富族，咸以爲莫如。遂娶於張氏，亡，又娶韓氏。數月，韓氏又亡。徙家金陵。常以鰥曠多感，或謀新匹。有媒氏告之曰：『有盧氏女，范陽人也。父名曰浩，嘗爲清流宰。晚歲好道，獨遊雲泉，今則不知所在矣。母曰鄭氏。前年

適清河張氏，不幸而張夫早亡。母憐其少，惜其慧美，欲擇德以配焉。不識何如？毅乃卜日就禮。既而男女二姓，俱爲豪族，法用禮物，盡其豐盛。金陵之士，莫不健仰。居月餘，毅因晚入戶，視其妻，深覺類於龍女，而逸豔豐厚，則又過之。因與話昔事。妻謂毅曰：『人世豈有如是之理乎？然君與余有一子。』毅益重之。既產，踰月，乃穠飾換服，召親戚相會之間，笑謂毅曰：『君不憶余之於昔也？』毅曰：『夙爲洞庭君女傳書，至今爲憶。』妻曰：『余卽洞庭君之女也。涇川之冤，君使得白，銜君之恩，誓心求報。泊錢塘季父論親不從，遂至睽違，天各一方，不能相問。父母欲配嫁於濯錦小兒某，惟以心誓難移，親命難背，既爲君子棄絕，分無見期。而當初之冤，雖得以告諸父母，而誓報不得其志，復欲馳白於君子。值君子累娶，當娶於張已而又娶於韓。迨張韓繼卒，君卜居於茲，故余之父母乃喜余得遂報君之意。今日獲奉君子，咸善終世，死無恨矣。』因嗚咽，泣涕交下。對毅曰：『始不言者，知君無重色之心。今乃言者，知君有感余之意。婦人匪薄，不足以確厚永心。故因君愛子，以託相生。未知君意如何？愁懼兼心，不能自解。君附書之日，笑謂妾曰：『他日歸洞庭，慎無相避。』誠不知當此之際，君豈有意於今日之事乎？其後季父請於君，君固不許。君乃誠將不可邪，抑忿然邪？君其話之！』

毅曰：『似有命者。僕始見君子，長涇之隅，枉抑憔悴，誠有不平之志。然自約其心者，達君之冤，餘無及也。以言慎勿相避者，偶然耳，豈有意哉。洎錢塘逼迫之際，唯理有不可直，乃激人之怒耳。夫始以義行爲之志，寧有殺其壻而納其妻者邪？一不可也。善素以操真爲志，尙寧有屈於己而伏於心者乎？二不可也。且以率肆胸臆，酌酥紛綸，唯直是圖，不遑避害。然而將別之日，見君有依然之容，心甚恨之。終以人事扼束，無由報謝。吁，今日君，盧氏也，又家於人間，則吾始心未爲惑矣。從此以往，永奉懽好，心無纖慮也。』妻因深感嬌泣，良久不已。有頃，謂毅曰：『勿以他類，遂爲無心，固當知報耳。夫龍壽萬歲，今與君同之。水陸無往不適。君不以爲妄也。』毅嘉之曰：『吾不知國客乃復爲神仙之餌。』乃相與觀洞庭。旣至，而賓主盛禮，不可具紀。後居南海，僅四十年，其邸第輿馬珍鮮服玩，雖侯伯之室，無以加也。毅之族咸遂濡澤。以其春秋積序，容狀不衰，南海之人，靡不驚異。洎開元中，上方屬意於神仙之事，精索道術。毅不得安，遂相與歸洞庭。凡十餘歲，莫知其跡。至開元末，毅之表弟薛嘏爲京畿令，謫官東南。經洞庭，晴晝長望，俄見碧山出於遠波。舟人皆側立曰：『此本無山，恐水怪耳。』指顧之際，山與舟相逼，乃有彩船自山馳來，迎問於嘏。其中有一人呼之曰：『柳公來候耳。』

暇省然記之，乃促至山下，攝衣疾上。山有宮闕如人世，見毅立於宮室之中，前列絲竹，後羅珠翠，物玩之盛，殊倍人間。毅詞理益玄，容顏益少。初迎暇於砌，持暇手曰：『別來瞬息，而髮毛已黃。』暇笑曰：『兄爲神仙，弟爲枯骨，命也。』毅因出藥五十九遺暇，曰：『此藥一丸可增一歲耳。歲滿復來，無久居人世，以自苦也。』歡宴畢，暇乃辭行。自是已後，遂絕影響。暇常以是事告於人世。殆四紀，暇亦不知所在。隴西李朝威敍而歎曰：五蟲之長，必以靈者，別斯見矣。人，裸也，移信鱗蟲。洞庭含納大直，錢塘迅疾磊落，宜有承焉。暇詠而不載，獨可鄰其境。愚義之，爲斯文。

李章武傳

李景亮撰

李章武，字飛，其先中山人。生而敏博，遇事便了。工文學，皆得極至。雖弘道自高，惡爲潔飾，而容貌閑美，卽之溫然。與清河崔信友善。信亦雅士，多聚古物。以章武精敏，每訪辨論，皆洞達玄微，研究原本。時人比晉之張華。貞元三年，崔信任華州別駕，章武自長安詣之。數日，出行於市北街，見一婦人，甚美。因給信云：『須州外與親故知聞。』遂賃舍於美人之家。主人姓王，此則其子婦也。乃悅而私焉。居月餘日，計用直三萬餘，子婦所供費倍之。旣而兩心克諧，情好彌切。無何，章武繫事，告歸長安，殷勤敘別。章武留交頸鴛鴦綺一端，仍贈詩曰：『鴛鴦綺，知結幾千絲。別後尋交頸，應傷未別時。』子婦答白玉指環一，又贈詩曰：『捻指環相思，見環重相憶。願君永持玩，循環無終極。』章武有僕楊果者，子婦齎錢一千以獎其

敬事之勤。既別，積八九年。章武家長安，亦無從與之相聞。至貞元十一年，因友人張元宗寓居下邳縣，章武又自京師與元會。忽思曩好，乃廻車涉渭而訪之。日暝，達華州，將舍於王氏之室。至其門，則闔無行跡，但外有賓榻而已。章武以爲下里或廢業卽農，暫居郊野，或親賓邀聚，未始歸復。但休止其門，將別適他舍。見東鄰之婦，就而訪之。乃云，王氏之長老，皆捨業而出遊，其子婦歿已再周矣。又詳與之談，卽云：「某姓楊，第六，爲東鄰妻。」復訪郎何姓。章武具語之。又云：「曩曾有僂姓楊名果乎？」曰：「有之。」因泣告曰：「某爲里中婦五年，與王氏相善。嘗云：『我夫室猶如傳舍，閱人多矣。其於往來見調者，皆殫財窮產，甘辭厚誓，未嘗動心。頃歲有李十八郎，曾舍於我家。我初見之，不覺自失。後遂私侍枕席，實蒙歡愛。今與之別累年矣。思慕之心，或竟日不食，終夜無寢。我家人故不可託。復被彼夫東西，不時會遇。脫有至者，願以物色名氏求之。如不參差，相託祇奉，并語深意。但有僕夫楊果，卽是。』不二三年，子婦寢疾。臨終，復見託曰：『我本寒微，曾辱君子厚顧，心常感念。久以成疾，自料不治。曩所奉託，萬一至此，願申九泉啣恨，千古睽離之歎。仍乞留止此，冀神會於髣髴之中。』」章武乃求鄰婦爲開門，命從者市薪芻食物。方將具綈席，忽有一婦人，持帚出房掃地。鄰婦

亦不之識。章武因訪所從者，云是舍中人。又逼而詰之，卽徐曰：「王家亡婦感郎恩情深，將見會。恐生怪怖，故使相聞。」章武許諾，云：「章武所由來者，正爲此也。雖顯晦殊途，人皆忌憚，而思念情至，實所不疑。」言畢，執帚人口然而去，逡巡映門，卽不復見。乃具飲饌，呼祭。自食飲畢，安寢。至二更許，燈在牀之東南，忽爾稍暗，如此再三。章武心知有變，因命移燭背牆，置室東西隅。旋聞室北角悉窣有聲，如有人形，冉冉而至。五六步，卽可辨其狀。視衣服，乃主人子婦也。與昔見不異，但舉止浮急，音調輕清耳。章武下牀，迎擁攜手，款若平生之歡。自云：「在冥錄以來，都忘親戚。但思君子之心，如平昔耳。」章武倍與狎暱，亦無他異。但數請令人視明星，若出，當須還，不可久住。每交歡之暇，卽懇託在鄰婦楊氏，云：「非此人，誰達幽恨？」至五更，有人告可還。子婦泣下牀，與章武連臂出門，仰望天漢，遂嗚咽悲怨，却入室，自於裙帶上解錦囊，囊中取一物以贈之。其色紺碧，質又堅密，似玉而冷，狀如小葉。章武不之識也。子婦曰：「此所謂「靺鞨寶」，出崑崙玄圃中。彼亦不可得。妾近於西岳與玉京夫人戲，見此物在衆寶瑤上，愛而訪之。夫人遂假以相授，云：「洞天羣仙，每得此一寶，皆爲光榮。」以郎奉玄道，有精識，故以投獻。常願寶之，此非人間之有。」遂贈詩曰：「河漢已傾斜，神魂欲

超越。願郎更迴抱，終天從此訣。」章武取白玉寶簪一以酬之，并答詩曰：「分從幽顯隔，豈謂有佳期。寧辭重重別，所歎去何之。」因相持泣，良久。子婦又贈詩曰：「昔辭懷後會，今別便終天。新悲與舊恨，千古閉窮泉。」章武答曰：「後期杳無約，前恨已相尋。別路無行信，何因得寄心。」款曲敘別訖，遂却赴西北隅。行數步，猶回顧拭淚云：「李郎無捨，念此泉下人。」復哽咽佇立，視天欲明，急趨至角，卽不復見。但空室窅然，寒燈半滅而已。章武乃促裝，却自下邳歸長安武定堡。下邳郡官與張元宗攜酒宴飲，既酣，章武懷念，因卽事賦詩曰：「水不西歸月暫圓，令人惆悵古城邊。蕭條明早分岐路，知更相逢何歲年。」吟畢，與郡官別。獨行數里，又自諷誦。忽聞空中有歎賞，音調悽惻。更審聽之，乃王氏子婦也。自云：「冥中各有地分。今於此別，無日交會。知郎思眷，故冒陰司之責，遠來奉送。千萬自愛！」章武愈惑之。及至長安，與道友隴西李助話，亦感其誠而賦曰：「石沉遼海闊，劍別楚天長。會合知無日，離心滿夕陽。」章武既事東平丞相府，因閑，召玉工視所得靺鞨寶，工亦知，不敢雕刻。後奉使大梁，又召玉工，羸能辨，乃因其形，雕作榭葉象。奉使上京，每以此物貯懷中。至市東街，偶見一胡僧，忽近馬叩頭云：「君有寶玉在懷，乞一見爾。」乃引於靜處開視。僧捧玩移時，云：「此天

上至物，非人間有也。」章武後往來華州，訪遺楊六娘，至今不絕。



霍小玉傳

蔣防撰

大歷中，隴西李生名益，年二十，以進士擢第。其明年，拔萃，俟試於天官。夏六月，至長安，舍於新昌里。生門族清華，少有才思，麗詞嘉句，時謂無雙。先達丈人，翕然推伏。每自矜風調，思得佳偶，博求名妓，久而未諧。長安有媒鮑十一娘者，故薛駙馬家青衣也，折券從良，十餘年矣。性便辟，巧言語，豪家戚里，無不經過，追風挾策，推爲渠帥。常受生誠託厚賂，意頗德之。經數月，李方閒居舍之南亭。申未閒，忽聞扣門甚急，云是鮑十一娘至。攝衣從之，迎問曰：『鮑卿，今日何故忽然而來？』鮑笑曰：『蘇姑子作好夢也未？』有一仙人，謫在下界，不邀財貨，但慕風流。如此色目，共十郎相當矣。』生聞之驚躍，神飛體輕，引鮑手且拜且謝曰：『一生作奴，死亦不憚。』因問其名居。鮑具說曰：『故霍王小女，字小玉，王甚愛之。母曰淨持，淨

持卽王之寵婢也。王之初薨，諸弟兄以其出自賤庶，不甚收錄。因分與資財，遣居於外，易姓爲鄭氏，人亦不知其王女。姿質穠豔，一生未見，高情逸態，事事過人，音樂詩書，無不通解。昨遣某求一好兒郎，格調相稱者。某具說十郎，他亦知有李十郎名字，非常歡愜。住在勝業坊古寺曲，甫上車門宅是也。已與他作期約。明日午時，但至曲頭覓桂子，卽得矣。」鮑旣去，生便備行計。遂令家僮秋鴻，於從兄京兆參軍尙公處假青驪駒，黃金勒。其夕，生澣衣沐浴，修飾容儀，喜躍交并，通夕不寐。遲明，巾幘引鏡自照，惟懼不諧也。徘徊之間，至於亭午。遂命駕疾驅，直抵勝業。至約之所，果見青衣立候，迎問曰：「莫是李十郎否？」卽下馬，令牽入屋底，急急鎖門。見鮑果從內出來，遙笑曰：「何等兒郎，造次入此？」生調諷未畢，引入中門。庭間有四櫻桃樹，西北懸一鸚鵡籠，見生入來，卽語曰：「有人入來，急下簾者！」生本性雅淡，心猶疑懼，忽見鳥語，愕然不敢進。逡巡，鮑引淨持下塔相迎，延入對坐。年可四十餘，綽約多姿，談笑甚媚。因謂生曰：「素聞十郎才調風流，今又見容儀雅秀，名下固無虛士。某有一女子，雖拙教訓，顏色不至醜陋，得配君子，頗爲相宜。頻見鮑十一娘說意旨，今亦便令承奉箕箒。」生謝曰：「鄙拙庸愚，不意顧盼，倘垂採錄，生死爲榮。」遂命酒饌，卽令小玉自堂東閣

子中而出。生卽拜迎。但覺一室之中，若瓊林玉樹，互相照耀，轉盼精彩射人。旣而遂坐母側。母謂曰：『汝嘗愛念「開簾風動竹，疑是故人來。」卽此十郎詩也。爾終日吟想，何如一見。』玉乃低鬟微笑，細語曰：『見面不如聞名。才子豈能無貌？』生遂連起拜曰：『小娘子愛才，鄙夫重色。兩好相映，才貌相兼。』母女相顧而笑，遂舉酒數巡。生起，請玉唱歌。初不肯，母固強之。發聲清亮，曲度精奇。酒闌，及暝，鮑引生就西院憩息。閒庭邃宇，簾幕甚華。鮑令侍兒桂子浣沙與生脫靴解帶。須臾，玉至，言敍溫，和辭氣宛媚。解羅衣之際，態有餘妍，低幃暖枕，極其歡愛。生自以爲巫山洛浦不過也。中宵之夜，玉忽流涕。觀生曰：『妾本倡家，自知非匹。今以色愛，托其仁賢。但慮一旦色衰，恩移情替，使女蘿無托，秋扇見捐。極歡之際，不覺悲至。』生聞之，不勝感歎，乃引臂替枕。徐謂玉曰：『平生志願，今日獲從，粉骨碎身，誓不相捨。夫人何發此言！請以素縑，著之盟約。』玉因收淚，命侍兒櫻桃，裹幄執燭，授生筆研。玉管絃之暇，雅好詩書，筐箱筆研，皆王家之舊物。遂取繡囊，出越姬烏絲欄素縑三尺，以授生。生素多才思，援筆成章，引諭山河，指誠日月，句句懇切，聞之動人。染畢，命藏於寶篋之內。自爾婉變相得，若翡翠之在雲路也。如此二歲，日夜相從。其後年春，生以書判拔萃登科，授鄭縣主簿。至

四月，將之官，便拜慶於東洛。長安親戚，多就筵餞。時春物尙餘，夏景初麗，酒闌賓散，離思縈懷。玉謂生曰：『以君才地名聲，人多景慕，願結婚媾，固亦衆矣。況堂有嚴親，室無冢婦，君之此去，必就佳姻。盟約之言，徒虛語耳。然妾有短願，欲輒指陳。永委君心，復能聽否？』生驚怪曰：『有何罪過，忽發此辭？試說所言，必當敬奉。』玉曰：『妾年始十八，君纔二十有二，迨君壯室之秋，猶有八歲。一生歡愛，願畢此期。然後妙選高門，以諧秦晉，亦未爲晚。妾便捨棄人事，剪髮披緇，夙昔之願，於此足矣。』生且媿且感，不覺涕流。因謂玉曰：『皎日之誓，死生以之，與卿偕老，猶恐未愜素志，豈敢輒有二三。固請不疑，但端居相待。至八月，必當却到華州，尋使奉迎，相見非遠。』更數日，生遂訣別東去。到任旬日，求假往東都覲親。未至家日，太夫人已與商量表妹盧氏，言約已定。太夫人素嚴毅，生逡巡不敢辭讓，遂就禮謝，便有近期。盧亦甲族也，嫁女於他門，聘財必以百萬爲約，不滿此數，義在不行。生家素貧，事須求貸，便托假故，遠投親知，涉歷江淮，自秋及夏。生自以孤負盟約，大愆回期，寂不知聞，欲斷其望。遙託親故，不遣漏言。玉自生逾期，數訪音信。虛詞詭說，日日不同。博求師巫，遍詢卜筮，懷憂抱恨，周歲有餘。羸臥空閨，遂成沈疾。雖生之書題竟絕，而玉之想望不移，賂遺親知，使通消息。尋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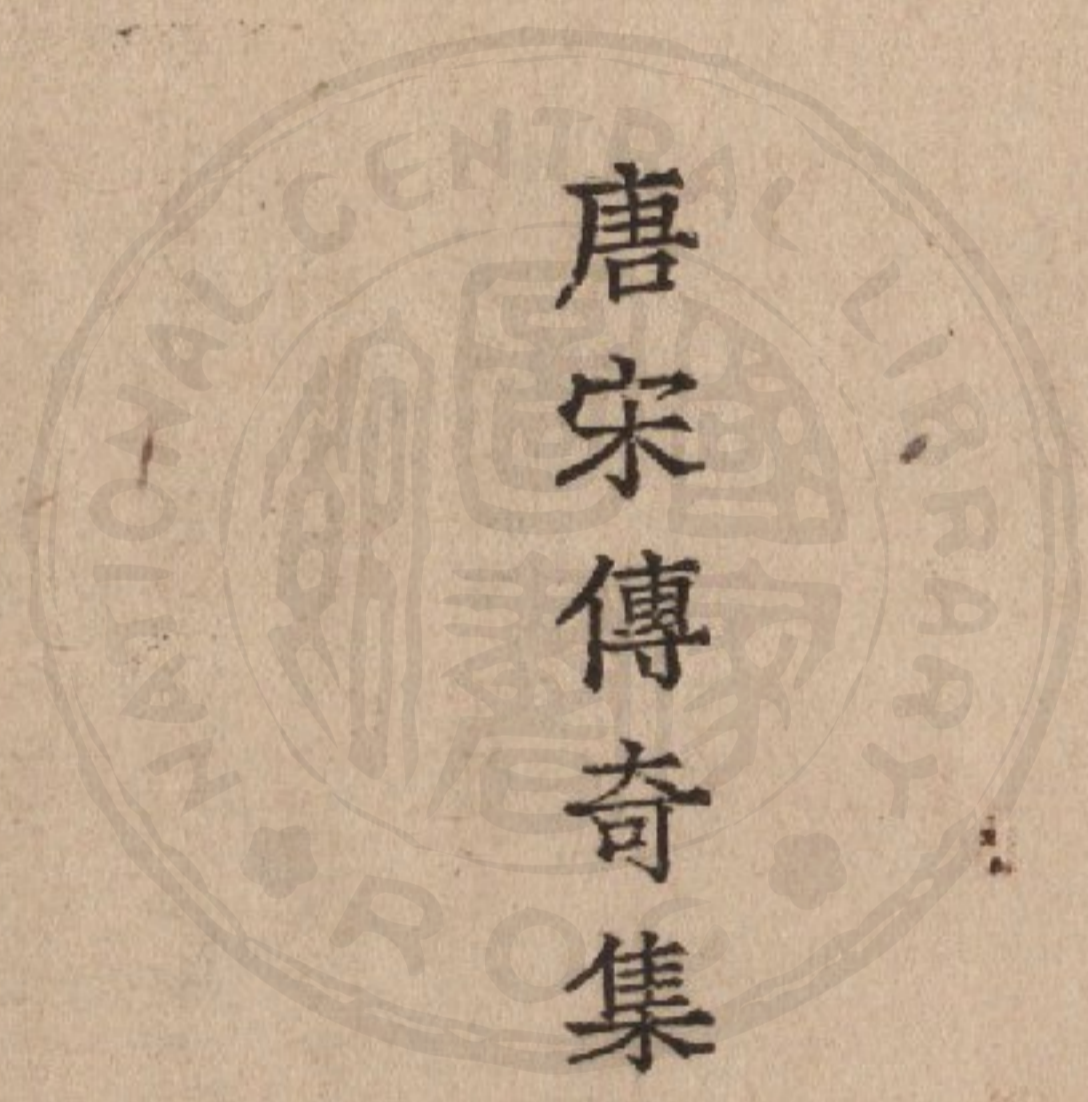
既切，費用屢空，往往私令侍婢潛賣篋中服玩之物，多託於西市寄附鋪侯景先家貨賣。會令侍婢浣沙將紫玉釵一隻，詣景先家貨之。路逢內作老玉工，見浣沙所執，前來認之曰：「此釵，吾所作也。昔歲霍王小女將欲上鬻，令我作此，酌我萬錢。我嘗不忘。汝是何人，從何而得？」浣沙曰：「我小娘子，卽霍王女也。家事破散，失身於人。夫婿昨向東都，更無消息。悒快成疾，今欲二年。令我賣此，賂遺於人，使求音信。」玉工悽然下泣曰：「貴人男女，失機落節，一至於此。我殘年向盡，見此盛衰，不勝傷感。」遂引至延先公主宅，具言前事。公主亦爲之悲歎良久，給錢十二萬焉。時生所定盧氏女在長安，生旣畢於聘財，還歸鄭縣。其年臘月，又請假入城就親。潛卜靜居，不令人知。有明經崔久明者，生之中表弟也。性甚長厚，昔歲常與生同歡於鄭氏之室，盃盤笑語，曾不相間。每得生信，必誠告於玉。玉常以薪芻衣服，資給於崔。崔頗感之。生旣至，崔具以誠告玉。玉恨歎曰：「天下豈有是事乎！」遍請親朋，多方召致。生自以愆期負約，又知玉疾候沈綿，慚恥忍割，終不肯往。晨出暮歸，欲以迴避。玉日夜涕泣，都忘寢食，期一相見，竟無因由。冤憤益深，委頓牀枕。自是長安中稍有知者。風流之士，共感玉之多情，豪俠之倫，皆怒生之薄行。時已三月，人多春遊。生與同輩五六人詣崇敬寺翫。

牡丹花，步於西廊，遞吟詩句。有京兆韋夏卿者，生之密友，時亦同行。謂生曰：『風光甚麗，草木榮華。傷哉鄭卿，銜冤空室！足下終能棄置，實是忍人。丈夫之心，不宜如此。足下宜爲思之！』歎讓之際，忽有一豪士，衣輕黃紵衫，挾弓彈，丰神雋美，衣服輕華，唯有一剪頭胡雛從後，潛行而聽之。俄而前揖生曰：『公非李十郎者乎！某族本山東，姻連外戚。雖乏文藻，心嘗樂賢。仰公聲華，常思覲止。今日幸會，得覩清揚。某之敝居，去此不遠，亦有聲樂，足以娛情。妖姬八九人，駿馬十數匹，唯公所欲。但願一過。』生之儕輩，共聆斯語，更相歎美。因與豪士策馬同行，疾轉數坊，遂至勝業。生以近鄭之所止，意不欲過，便託事故，欲回馬首。豪士曰：『敝居咫尺，忍相棄乎？』乃輓挾其馬，牽引而行。遷延之間，已及鄭曲。生神情恍惚，鞭馬欲回。豪士遽命奴僕數人，抱持而進。疾走推入車門，便令鎖却，報云：『李十郎至也！』一家驚喜，聲聞於外。先此一夕，玉夢黃衫丈夫抱生來，至席，使玉脫鞋。驚寤而告母。因自解曰：『鞋者，諧也。夫婦再合，脫者，解也。既合而解，亦當永訣。由此徵之，必遂相見，相見之後，當死矣。』凌晨，請母粧梳。母以其久病，心意惑亂，不甚信之。僦勉之間，強爲粧梳。粧梳纔畢，而生果至。玉沈綿日久，轉側須人。忽聞生來，欻然自起，更衣而出，恍若有神。遂與生相見，含怒凝視，不復有

言。羸質嬌姿，如不勝致，時復掩袂，返顧李生。感物傷人，坐皆欷歔。頃之，有酒餚數十盤，自外而來。一座驚視，遽問其故，悉是豪士之所致也。因遂陳設，相就而坐。玉乃側身轉面，斜視生良久，遂舉杯酒，酌地曰：『我爲女子，薄命如斯。君是丈夫，負心若此。韶顏稚齒，飲恨而終。慈母在堂，不能供養。綺羅絃管，從此永休。微痛黃泉，皆君所致。李君李君，今當永訣！我死之後，必爲厲鬼，使君妻妾，終日不安！』乃引左手握其臂，擲盃於地，長慟號哭數聲而絕。母乃舉尸，寘於生懷，令喚之，遂不復蘇矣。生爲之縞素，旦夕哭泣甚哀。將葬之夕，生忽見玉總帷之中，容貌妍麗，宛若平生。著石榴裙，紫襪襠，紅綠帔子。斜身倚帷，手引繡帶，顧謂生曰：『媿君相送，尚有餘情。幽冥之中，能不感歎。』言畢，遂不復見。明日，葬於長安御宿原。生至墓所，盡哀而返。後月餘，就禮於盧氏。傷情感物，鬱鬱不樂。夏五月，與盧氏偕行，歸於鄭縣。至縣旬日，生方與盧氏寢，忽帳外叱叱作聲。生驚視之，則見一男子，年可二十餘，姿狀溫美，藏身映幔，連招盧氏。生惶遽走起，遶幔數匝，倏然不見。生自此心懷疑惡，猜忌萬端，夫妻之間，無聊生矣。或有親情，曲相勸喻。生意稍解。後旬日，生復自外歸，盧氏方鼓琴於牀，忽見自門拋一斑犀鈿花合子，方圓一寸餘，中有輕絹，作同心結，墜於盧氏懷中。生開而視之，見相思子二，叩

頭蟲一，發殺鬻一，驢駒媚少許。生當時憤怒叫吼，聲如豺虎，引琴撞擊其妻，詰令實告。盧氏亦終不自明。爾後往往暴加捶楚，備諸毒虐，竟訟於公庭而遣之。盧氏既出，生或侍婢媵妾之屬，整同枕席，便加妬忌。或有因而殺之者。生嘗遊廣陵，得名姬曰營十一娘者，容態潤媚，生甚悅之。每相對坐，嘗謂營曰：「我嘗於某處得某姬，犯某事，我以某法殺之。」日日陳說，欲令懼己，以肅清閨門。出則以浴斛覆營於牀，週迴封署，歸必詳視，然後乃開。又畜一短劍，甚利，顧謂侍婢曰：「此信州葛溪鐵，唯斷作罪過頭！」大凡生所見婦人，輒加猜忌，至於三娶，率皆如初焉。

唐宋傳奇集卷三



古嶽瀆經

李公佐撰

貞元丁丑歲，隴西李公佐泛瀟湘蒼梧。偶遇征南從事弘農楊衡，泊舟古岸，淹留佛寺，江空月浮，徵異話奇。楊告公佐云：『永泰中，李湯任楚州刺史時，有漁人，夜釣於龜山之下。其釣因物所制，不復出。漁者健水，疾沉於下五十丈。見大鐵鑊，盤繞山足，尋不知極。遂告湯。湯命漁人及能水者數十，獲其鑊，力莫能制。加以牛五十餘頭。鑊乃振動，稍稍就岸。時無風濤，驚浪翻湧。觀者大駭。鑊之末見一獸，狀有如猿，白首長鬚，雪牙金爪，闐然上岸，高五丈許。蹲踞之狀若猿猴。但兩目不能開，兀若昏昧。目鼻水流如泉，涎沫腥穢，人不可近。久，乃引頸伸欠，雙目忽開，光彩若電。顧視人焉，欲發狂怒。觀者奔走。獸亦徐徐引鑊拽牛，入水去，竟不復出。時楚多知名士，與湯相顧愕慄，不知其由爾。乃漁者時知鑊所，其獸竟不復見。』公佐

至元和八年冬，自常州錢送給事中孟簡至朱方，廉使薛公萃館待禮備。時扶風馬植，范陽盧簡能，河東裴蘧，皆同館之，環爐會語終夕焉。公佐復說前事，如楊所言。至九年春，公佐訪古東吳，從太守元公錫泛洞庭，登包山，宿道者周焦君廬。入靈洞，探仙書。石穴間得古岳瀆經第八卷，文字古奇，編次蠹毀，不能解。公佐與焦君共詳讀之：「禹理水，三至桐柏山，驚風走雷，石號木鳴，五伯擁川，天老肅兵，不能興。禹怒，召集百靈，搜命夔龍。桐柏千君長稽首請命。禹因囚鴻蒙氏，章商氏，兜盧氏，犁婁氏。乃獲淮渦水神，名無支祁，善應對言語，辨江淮之淺深，原隰之遠近。形若猿猴，縮鼻高額，青軀白首，金目雪牙。頸伸百尺，力踰九象，搏擊騰蹕疾奔，輕利倏忽，聞視不可久。禹授之章律，不能制；授之烏木由，不能制；授之庚辰，能制。鴟脾桓木魅水靈山祆石怪，奔號聚遶，以數千載。庚辰以戰逐去。頸鑱大索，鼻穿金鈴，徙淮陰之龜山之足下。俾淮水永安流注海也。庚辰之後，皆圖此形者，免淮濤風雨之難。」卽李湯之見，與楊衡之說，與岳瀆經符矣。

南柯太守傳

李公佐撰

東平淳于棼，吳楚游俠之士。嗜酒使氣，不守細行。累巨產，養豪客。曾以武藝補淮南軍裨將，因使酒忤帥，斥逐落魄，縱誕飲酒爲事。家住廣陵郡東十里。所居宅南有大古槐一株，枝幹修密，清陰數畝。淳于生日與羣豪大飲其下。貞元七年九月，因沈醉致疾。時二友人於坐扶生歸家，臥於堂東廡之下。二友謂生曰：「子其寢矣！余將餼馬濯足，俟子小愈而去。」生解巾就枕，昏然忽忽，髣髴若夢。見二紫衣使者，跪拜生曰：「槐安國王遣小臣致命奉邀。」生不覺下榻整衣，隨二使至門。見青油小車，駕以四牡，左右從者七八，扶生上車，出大戶，指古槐穴而去。使者卽驅入穴中。生意頗甚異之，不敢致問。忽見山川風候草木道路，與人世甚殊。前行數十里，有郭郭城堞。車輿人物，不絕於路。生左右傳車者傳呼甚嚴，行者亦

爭闢于左右。又入大城，朱門重樓，樓上有金書，題曰：『大槐安國。』執門者趨拜奔走。旋有一騎傳呼曰：『王以駙馬遠降，令且息東華館。』因前導而去。俄見一門洞開，生降車而入。彩檻雕楹，華木珍果，列植于庭下；几案茵褥，簾幃殺膳，陳設于庭上。生心甚自悅。復有呼曰：『右相且至。』生降階祇奉。有一人紫衣象簡前趨，賓主之儀敬盡焉。右相曰：『寡君不以弊國遠僻，奉迎君子，託以姻親。』生曰：『某以賤劣之軀，豈敢是望。』右相因請生同詣其所。行可百步，入朱門。矛戟斧鉞，布列左右，軍吏數百，辟易道側。生有平生酒徒周弁者，亦趨其中。生私心悅之，不敢前問。右相引生升廣殿，御衛嚴肅，若至尊之所。見一人長大端嚴，居正位，衣素練服，簪朱華冠。生戰慄，不敢仰視。左右侍者令生拜。王曰：『前奉賢尊命，不棄小國，許令次女瑤芳，奉事君子。』生但俯伏而已，不敢致詞。王曰：『且就賓宇，續造儀式。』有旨，右相亦與生偕還館舍。生思念之，意以爲父在邊將，因歿虜中，不知存亡。將謂父北番交遜，而致茲事。心甚迷惑，不知其由。是夕，羔鴈幣帛，威容儀度，妓樂絲竹，殺膳燈燭，車騎禮物之用，無不咸備。有羣女，或稱華陽姑，或稱青溪姑，或稱上仙子，或稱下仙子，若是者數輩。皆侍從數千，冠翠鳳冠，衣金霞帔，綵碧金鈿，目不可視。遨遊戲樂，往來其門，爭以淳于郎爲戲。

弄風態妖麗，言詞巧豔，生莫能對。復有一女謂生曰：「昨上巳日，吾從靈芝夫人過禪智寺，於天竺院觀右延舞婆羅門。吾與諸女坐北牖石榻上，時君少年，亦解騎來看。君獨強來親洽，言調笑謔。吾與窮英妹結絳巾，挂于竹枝上，君獨不憶念之乎？又七月十六日，吾於孝感寺悟上真子，聽契玄法師講觀音經。吾於講下捨金鳳釵兩隻，上真子捨水犀合子一枚。時君亦講筵中於師處請釵合視之。賞歎再三，嗟異良久。顧余輩曰：「人之與物，皆非世間所有。」或問吾民，或訪吾里，吾亦不答。情意戀戀，矚盼不捨。君豈不思念之乎？」生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羣女曰：「不意今日與君爲眷屬。」復有三人，冠帶甚偉，前拜生曰：「奉命爲駙馬相者。」中一人與生且故。生指曰：「子非馮翊田子華乎？」田曰：「然。」生前，執手敘舊久之。生謂曰：「子何以居此？」子華曰：「吾放遊，獲受知於右相武成侯段公，因以栖託。」生復問曰：「周弁在此，知之乎？」子華曰：「周生，貴人也。職爲司隸，權勢甚盛。吾數蒙庇護。」言笑甚歡。俄傳聲曰：「駙馬可進矣。」三子取劍佩冕服，更衣之。子華曰：「不意今日獲覩盛禮，無以相忘也。」有仙姬數十，奏諸異樂，婉轉清亮，曲調悽悲，非人間之所聞聽。有執燭引導者，亦數十。左右見金翠步障，彩碧玲瓏，不斷數里。生端坐車中，心意恍惚，甚

不自安。田子華數言笑以解之。向者羣女姑姊，各乘鳳翼輦，亦往來其間。至一門，號「修儀宮」。羣仙姑姊亦紛然在側，令生降車輦拜，揖讓升降，一如人間。徹障去扇，見一女子，云號「金枝公主」。年可十四五，儼若神仙。交歡之禮，頗亦明顯。生自爾情義日洽，榮耀日盛。出入車服，遊宴賓御，次于王者。王命生與羣寮備武衛，大獵于國西靈龜山。山阜峻秀，川澤廣遠，林樹豐茂，飛禽走獸，無不蓄之。師徒大獲，竟夕而還。生因他日，啓王曰：「臣頃結好之日，大王云奉臣父之命。臣父頃佐邊將，用兵失利，陷沒胡中。爾來絕書信十七八歲矣。王既知所在，臣請一往拜觀。」王遽謂曰：「親家翁職守北土，信問不絕。卿但具書狀知聞，未用便去。」遂命妻致饋賀之禮，一以遣之。數夕還答。生驗書本意，皆父平生之跡。書中憶念教誨，情意委曲，皆如昔年。復問生親戚存亡，閭里興廢。復言路道乖遠，風烟阻絕。詞意悲苦，言語哀傷。又不令生來覲，云「歲在丁丑，當與女相見。」生捧書悲咽，情不自堪。池日，妻謂生曰：「子豈不思爲政乎？」生曰：「我放蕩不習政事。」妻曰：「卿但爲之。余當奉贊。」妻遂白於王。累日，謂生曰：「吾南柯政事不理，太守黜廢。欲藉卿才，可曲屈之。便與小女同行。」生敦授教命。王遂勅有司備太守行李。因出金玉錦繡，箱奩僕妾車馬，列於廣衢，以餞公主之行。生

少遊俠，曾不敢有望，至是甚悅。因上表曰：「臣將門餘子，素無藝術，猥當大任，必敗朝章。自悲負乘，坐致覆餗。今欲廣求賢哲，以贊不逮。伏見司隸潁川周弁，忠亮剛直，守法不回，有毗佐之器。處士馮翊田子華，清慎通變，達政化之源。二人與臣有十年之舊，備知才用，可託政事。周請署南柯司憲，田請署司農。庶使臣政績有聞，憲章不紊也。」王並依表以遣之。其夕，王與夫人餞于國南。王謂生曰：「南柯國之大郡，土地豐壤，人物豪盛，非惠政不能以治之。況有周田二贊，卿其勉之，以副國念。」夫人戒公主曰：「淳于郎性剛好酒，加之少年，爲婦之道，貴乎柔順。爾善事之，吾無憂矣。」南柯雖封境不遙，晨昏有問。今日睽別，寧不沾巾。」生與妻拜首南去，登車擁騎，言笑甚歡。累夕達郡。郡有官吏，僧道，耆老，音樂，車輦，武衛，鑾鈴，爭來迎奉。人物闐咽，鐘鼓喧譁，不絕十數里。見雉堞臺觀，佳氣鬱鬱。入大城門，門亦有大榜，題以金字，曰「南柯郡城。」見朱軒棨戶，森然深邃。生下車省風俗，療病苦，政事委以周田，郡中大理。自守郡二十載，風化廣被，百姓歌謠，建功德碑，立生祠宇。王甚重之。賜食邑，錫爵位，居台輔。周田皆以政治著聞，遞遷大位。生有五男二女。男以門蔭授官，女亦娉于王族。榮耀顯赫，一時之盛，代莫比之。是歲，有檀蘿國者，來伐是郡。王命生練將訓師以征之。乃表周弁

將兵三萬，以拒賊之衆于瑤臺城。弁剛勇輕敵，師徒敗績。弁單騎裸身潛逃，夜歸城。賊亦收輜重鎧甲而還。生因囚弁以請罪。王並捨之。是月，司憲周弁疽發背，卒。生妻公主遘疾，旬日又薨。生因請罷郡，護喪赴國。王許之。便以司農田子華行南柯太守事。生哀慟發引，威儀在途，男女叫號，人吏奠饌，攀轅遮道者不可勝數。遂達于國。王與夫人素衣哭于郊，候靈輦之至。諡公主曰：『順儀公主。』備儀仗羽葆鼓吹，葬于國東十里盤龍岡。是月，故司憲子榮信，亦護喪赴國。生久鎮外藩，結好中國，貴門豪族，靡不是洽。自罷郡還國，出入無恆，交遊賓從，威福日盛。王意疑憚之。時有國人上表云：『玄象謫見，國有大恐。都邑遷徙，宗廟崩壞。釁起他族，事在蕭牆。』時議以生侈僭之應也。遂奪生侍衛，禁生遊從，處之私第。生自恃守郡多年，曾無敗政，流言怨悖，鬱鬱不樂。王亦知之。因命生曰：『姻親二十餘年，不幸小女天枉，不得與君子偕老，良用痛傷。』夫人因留孫自鞠育之。又謂生曰：『卿離家多時，可暫歸本里，一見親族。諸孫留此，無以爲念。後三年，當令迎生。』生曰：『此乃家矣，何更歸焉？』王笑曰：『卿本人間，家非在此。』生忽若惛睡，曹然久之，方乃發悟前事，遂流涕請還。王顧左右以送生。生再拜而去，復見前二紫衣使者從焉。至大戶外，見所乘車甚劣，左右親使御僕，遂無

一人，心甚歎異。生上車，行可數里，復出大城。宛是昔年東來之途，山川原野，依然如舊。所送二使者，甚無威勢。生逾快快。生問使者曰：『廣陵郡何時可到？』二使謳歌自若，久乃答曰：『少頃卽至。』俄出一穴，見本里閭巷，不改往日，潛然自悲，不覺流涕。二使者引生下車，入其門，升其階，已身臥于堂東廡之下。生甚驚畏，不敢前近。二使因大呼生之姓名數聲，生遂發寤如初。見家之僮僕擁篲于庭，二客濯足于榻，斜日未隱于西垣，餘樽尙湛于東牖。夢中倏忽，若度一世矣。生感念嗟嘆，遂呼二客而語之。驚駭，因與生出外，尋槐下穴。生指曰：『此卽夢中所驚入處。』二客將謂狐狸木媚之所爲祟。遂命僕夫荷斤斧，斷擁腫，折查枿，尋穴究源。旁可袤丈。有大穴，根洞然明朗，可容一榻。上有積土壤以爲城郭臺殿之狀。有蟻數斛，隱聚其中。中有小臺，其色若丹。二大蟻處之，素翼朱首，長可三寸。左右大蟻數十輔之，諸蟻不敢近。此其王矣。卽槐安國都也。又窮一穴，直上南枝可四丈，宛轉方中，亦有土城小樓，羣蟻亦處其中，卽生所領南柯郡也。又一穴：西去二丈，磅礴空圻，嵌窞異狀。中有一腐龜殼，大如斗。積雨浸潤，小草叢生，繁茂翳蒼，掩映振殼，卽生所獵靈龜山也。又一穴：東去丈餘，古根盤屈，若龍虺之狀。中有小土壤，高尺餘，卽生所葬妻盤龍岡之墓也。追想前事，感歎于懷。

披閱窮跡，皆符所夢。不欲二客壞之，遽令掩塞如舊。是夕，風雨暴發。旦視其穴，遂失羣蟻，莫知所去。故先言『國有大恐，都邑遷徙。』此其驗矣。復念檀蘿征伐之事，又請二客訪跡于外。宅東一里有古澗，側有大檀樹一株，藤蘿擁織，上不見日。旁有小穴，亦有羣蟻隱聚其間。檀蘿之國，豈非此耶。嗟乎！蟻之靈異，猶不可窮，況山藏木伏之大者所變化乎？時生酒徒周弁，田子華並居六合縣，不與生過從旬日矣。生遽遣家僮疾往候之。周生暴疾已逝，田子華亦寢疾于牀。生感南柯之浮虛，悟人世之倏忽，遂栖心道門，絕棄酒色。後三年，歲在丁丑，亦終于家。時年四十七，將符宿契之限矣。公佐貞元十八年秋八月，自吳之洛，暫泊淮浦，偶覲淳于生，焚詢訪遺跡，翻覆再三，事皆摭實，輒編錄成傳，以資好事。雖稽神語怪，事涉非經，而竊位著生，冀將爲戒。後之君子，幸以南柯爲偶然，無以名位驕于天壤間云。

前華州參軍李肇贊曰：

貴極祿位，

權傾國都，

達人視此，

蟻聚何殊。